

湘江黛粉

集二第



說小篇長

湖江黛粉

著若雲劉

行印社版出雲流津天

(本 書 法 依 照 著 作 權 出 版 冊 呈 請 內 政 部 註 冊)

不 准 翻 印 並 改 編 劇 本

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初版

粉 黛 江 湖 第 二 集

實 價 國 幣

著 者 劉 雲 若
出 版 者 流 雲 出 版 社

發 行 人 陶 松 林

天津亞興三區卅號路一五五號

總 發 行 處 唯 一 書 店
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

粉黛江湖 第二集

劉雲若著

第三回 蘆花隱痛古道走娟婦 蘿荔驚魂荒祠逢魁魘



話說毓青聽了葉作民的話，不由對他發生感情，本來人在積鬱之中，最需要的，是他人同情，何況毓青處在繼母讒譖，父親殘暴之下，更是棘地荆天，無可告諭，忽然得到葉作民這樣的關切，把他的心內痛苦都替說出來，又提到他的亡母，不禁由悲慟生出感激，眼中含淚，也隨着嘆息。葉作民又說道：「我家裏也有兩個兒子，雖然又醜又傻，從小兒也沒捨得打過一下，我現在這樣窮，是有錢就先往家裏寄，絕不教孩子受一點委屈。咳，我離家一幌半年多，想起孩子就難過，若見你挨打，我更心酸，好像看見自己孩子受罪一樣，這是養兒女的心腸，你小小年紀不會懂得的。倘然也能懂得作父母的心腸，便也能看透奸人的伎倆，絕不信葉作民這樣鄙卑無品的人，還能顧及家室，慈愛兒女，當然一聽就明白他是造魔了，但毓青這時只顧感激他的同情，竟尋思他的孩子雖然貧窮，却能得到憐愛，也許比自己還幸福些，自己父親若能像他這樣明白，一定不聽繼母蠱惑

，自己便沒氣受了，想着不由的便對葉作民生出好感，把鄙薄的心無形消失，葉作民也不再說使他討厭的話，更不提借錢的事，談完了家庭，便把話頭轉到學校，問道，現在學費也貴了，我們上學堂時，不但不要學費，吃穿都由學校供給，每月還給二兩銀子津貼，這就優待，人們還不肯去，如今人人都要上學，學校倒端起架子，跟學生要錢了，你這一次得繳多少錢啊，毓青撫着學服衣袋，向他講說學費若干，雜費若干，膳費若干，葉作民一吐舌頭道，好傢伙，一共要六七十，現在供個孩子，真不容易，你可得好生用功，毓青自遇到葉作民，這還是初次聽見他口中說出第一句好話，宛然像個父親口吻，不由心中生出敬意，應了一聲是，這時已走到府馬路門口，葉作民叫住毓青道，咱們從這裏穿過去，我也陪你出城看看，毓青知道由府馬路穿過天華市場，也可以抵達西街，但他因為去辦正裏，不願經過雜亂地方，本想穿胡同走，但禁不住葉作民慫恿，只得進了府馬路，葉作民故意由娛樂場一邊穿行，到了變戲法的場子前面，葉作民向裏望了一眼，忽然滿面帶笑，向毓青道，這可得看看，你瞧，這套戲法是難得看見的，這叫平

地栽花，你看看他把這隻盃放在地上，蓋上塊藍布，回頭用錐子一打，布裏的盃便沒有了，再把布抓起來，地下就隨手長出一顆三尺多高的真花，這可有意思，毓青本是小孩子，一聽他說得懸虛，便動了好奇心，探頭向裏瞧看，見那變戲法的，果然正把一隻盃放在地下，蓋上藍布，布角下垂，還看得出盃口的輪廓，他手執木棒，作執欲敲，但又搬運童兒正向王母娘娘花園去偷花，還未回來，稍等一會，現在先變一套，仙人摘豆，就另拿了五枚小紅球，放在手裏，仗着手指的活動，作出種種變化，忽多忽少，忽有忽無，看得人眼花繚亂，又取了三隻盃叩在地下，明明看着把球放入左邊盃裏，揭開竟一個不見，最後却在右邊盃裏發現，隨又把碗蓋上，再揭開，球又沒了，不知怎麼又到了中間碗裏，看的人發生驚嘆之聲，變戲法的便立起作揖討錢了，但是那隻蒙布的碗，仍放在那裏，也不知搬運童兒是否已把花盜來，毓青因沒看出結果，心中頗為失望，又覺得就擱已久，不能再流連了，就想給錢走開，那知手向袋中一探，拿出兩個銅板，方要擲入場中，忽然心中一跳，覺得有什麼不對，急忙把手重伸進去，這次才確實覺到袋中

是空的，只在袋底剩了幾個銅元，那疊鈔票竟沒有了，立時大驚失色，哎呀一聲，又伸手向另一袋中摸索，裏面也只有鉛筆頭等類零碎東西，便明白錢已丟了，就退一步向地下尋找，也是沒有，他的身上驟然出滿了冷汗，急得要緊，就叫道，葉先生，我把錢丟了，葉……叫着轉身一看，才發現葉作民也沒了影兒，只有兩個鄉人向他呆呆望着，毓青這時已顧不得尋思葉作民怎麼走的，只覺好像受了雷殛似的，頭腦昏迷，心神麻木，胸中空得發慌，似乎臟腑都消失了，只剩下一顆心在裏面搖搖蕩蕩，無處着落，只後悔自己荒唐，既要到學校交款，就該逕直前去，怎竟中途嬉遊，爲看戲法把錢丟失，回家可怎麼交代，父親知道，準得把我打死，想着眼淚不由流下來，但還在原立處盤旋，不肯走開，似乎仍希望能在地上發現，過了一會，他才想到這錢已被人偷去，自己在這裏尋找，是枉費工夫，又尋思葉作民向來見着自己，便像蒼蠅戀蜜一樣，纏繞不休，今日爲何悄不聲的走了，他不是還說要一同出城麼，想到這裏，再回憶葉作民方才的種種情形，猛然醒悟自己的錢必被他偷去了，從自己說出到校繳費，他便竭力表示好感，既以

父親口吻，勸我用功，却又拉我進娛樂場，故意利用變戲法的玩藝，引我傾注全神，他却乘機把錢偷去，毓青想想愈覺不錯，但知他已然跑遠，除了咬牙痛恨，毫無辦法，毓青終是小孩子，他若在這時趕回家去，向父親報告，跟着向警察報案，葉作民還未得離開本地，必可人賊並獲，也就沒有後來許多驚險風波了，但毓青只懾於父親的威暴，又覺這事錯在自己，若回家報告，父親必要問爲什麼，走到府馬號去玩，再加失去如許鉅款，這罪名無可再大，一頓打便不死也腿折胳膊斷，毓青只這樣想，便不敢回去聲明，在娛樂場中茫然走着，且走且揮眼淚，這裏站一會，那裏站一會，但對場中人的說唱只一字不聞，好像痴了一樣，最後知道在這裏再轉上十天，也尋不回已失的錢了，才走出府馬號，循南街出了南關，在城根僻靜處坐下，望着河中舟楫，痴思半晌，又哭了一回，終於無計可施，心中打算要投河自盡，但循着河邊，踱到夕陽西下，仍提不起勇氣，下不來決心，忽然想起時候不早，若再逗留，到家又該挨說了，他這突然改變的思想，就因爲看見夕陽西墜，紅霞滿天，在河面撩波翻飛的鳥羣，漸漸稀少，空中却常見一

片片的黑點，漸飛漸遠，沒於遙空煙靄之中，知道鳥兒們都倦飛知還，歸林棲宿了，自己既不敢自殺，也不能逃走，只可暫且回家，蒙混一時是一時。不要耽擱太晚，遭受額外的責任，想着就移動沉重的兩條腿，走向歸途，到了家中，幸喜黎厚甫又被人請去吃飯，毓青心中稍寬，只向繼母報告一聲學費都繳過了，他繼母正忙着作活，也沒理會，毓青只得忍着滿心怕煩，裝作平常一樣，及至晚上十點後，他已就寢，黎厚甫才回來，已飲得半醉，進屋問毓青這次還要買什麼書，毓青不得不說謊話，隨口報了幾種書名，言說共需二十餘元，黎厚甫把錢擲在他枕邊，吩咐明日早去上學，不可遲悞，就走出去，也沒向他索着繳費的收據，這倒不是黎厚甫疏忽，而是因為毓青向來規矩，黎厚甫絕想不到他會作越軌的事，所以就馬虎了，毓青這才把心放了一半，但仍愁着明日不知如何，展轉多時，還沒想出辦法，竟沉沉的睡着了，次日早晨被女僕喚醒，他不敢不起，匆匆下床，洗臉吃了點心，就走出家門，但學校既未繳費，自不能前去上課，只可信步走出南關，在野地玩了一會，見有一幫放鶴子捉麻雀的，跟隨瞧着，直跟出三四里外，

人家在一處野茶館內喝茶吃涼麵，他也陪着吃喝，却是自己付錢，以後又一同回到城裏，看人家進一家烟舖去了，他又剩了獨自一人，只得還到府馬號去聽書，耗到天夕，才到書店內買了幾本中學用的教科書，帶着回家，裝作下學回來，好在黎厚甫待兒子雖然嚴厲，却向不考察功課，因為他和一羣同事朋友，酒食徵逐，每天希要在午夜回來，和毓青常三五日互不相見歸，毓青既無人督責功課，只要每日早出晚歸便日不見日的蒙混下去，這樣數日以後，他竟成爲習慣，每日早晨出城玩上兩三點鐘，便在街上小飯館裏隨便吃些東西，當作午飯，再到府馬號去，這時各書廠也都開書了，便向尤鶴亭的書廠一坐，聽講三國演義，到日暮再回家，所好他有買書餘剩的錢，墊補茶用，但過了十多日，便花完了，只得每日的幾文點心錢，便寸感拮据，有時午飯，只吃一個燒餅，或者竟餓上一頓，這樣直由中寒餓到初冬，身上換了棉衣，仍然整日在外遊蕩，但他把尤鶴亭的三國演義聽完了全部，說三國的普通都是由徐州失散，關公降曹說起，至多說到劉備進位漢中王，封五虎將，下面的失荊州走麥城，照例不說，因為關公是書胆，不許說死，這是一種對神明

的敬意，尤鶴亭說完三國，又改聊齋，毓青便移到高齋堂裏去聽三門街，這時天氣漸寒，書場又是露天，聽書日漸稀少，景況日見蕭瑟，毓青處到末日將臨，學校中正在考試，再過幾日，便將放陽曆年假同時要把學生成績表寄交家中，父親對這成績表却很注意，若不見寄到，必向校中詢問，自己的罪案立即完全發露，以後的事就不敢想像了，自己必在發露之先，打個正經主意，反正非死即逃，除此更沒第二條道兒，他既知大難將臨，無法避免，又不能挽住時光，停止日月速轉，使那要命日子，稍緩到來，於是每過一日便多添幾成愁煩，天天看看月份牌，計算放假日期，好像死囚畏懼行刑日限一樣，無奈光陰老人向不循私，也沒慚隱，那管他害怕，只扳着臉照常進行，倏然已到陽曆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距離放假只有兩天了，這年冷得特早，陽歷年底，不過正當陰歷十一月中旬，便冷得滴水成冰，毓青這天早晨，由溫暖的被窩中出來，聽見外面大風狂吼，又想起昨夜的大雪，料着外面必然冷得夠受，心中甚是發慌，但又不能不去，自己尋思，死活也就在這兩日裏了，既已犯了大罪，還顧慮什麼小罪，爽性多拿些錢，且圖一時

舒服，也許今天出門便不再回來了，就悄悄向桌下拿起那隻破悶罐，把裏面的洋錢都取出放在身上，方走出家門，見空中仍自大雪紛飛，天空慘淡，却不知是昨天的雪被風颳起，還是又下起來，就衝風冒雪，向前直奔，到了兩街因為不能在街上流連，只可進一家澡堂去洗澡，同時避寒就暖，消磨時候，耗到正午，又叫了頓飯吃了，過兩點才走出澡堂，見風雪都已住了，地下白絮積有尺餘，他一走一陷的，又奔了府馬號，也知那裏在風雪之後，百戲俱停，但因無處可去，又加病走熟路，脚下不待吩咐便走到了，進門見裏面冷冷清清，遊人絕跡，到了娛樂場部分，各場的板凳都堆置牆根，顯得分外空闊，兩旁的小食舖，也都關門閉戶，寂無聲響，那些舖主必在擁爐高臥，享着清閒時光，地上白雪平鋪，銀光耀目，上面只有有限幾行足跡，可見經過的人絕少。本來在連朝風雪以後，有誰肯冒寒來逛空場子呢，想着又向前走，到了文明茶園門首，才看見了人。園門開着，那位禿頭斜眼的掌櫃，正立在門內，指揮一個夥計在門旁貼紅紙墨字的戲報，續青舉目一看，不由心跳起來，原來那戲報上寫着特聘時髦兒戲全班名角，自明日起早

晚登場，還列着翠仙翠卿和小玲子等名子，毓青看着，心中轟的一震，好似臟腑全都向外擴張，也不知是喜是悲，只如離鄉多年的人，忽然意外收到了家信，說是喜悅，却只感到悽惶，說是悲感，却又雜有欣慰，一陣莫名的感情，使他茫然半晌，眼光只注在小玲子三小個字上面，那三字漸漸放大，把別的字全遮蓋了，同時聽得身後有人叫道，吃了沒，老，毓青聽着聲音甚是粗猛，而且近在耳邊，好像對自己招呼，當地土著說話，總愛帶老字，當作語助詞，其實老乃你老的簡稱，含有恭敬之意，他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老人，穿着一把抓不透的粗布單襖，手裏擎着煙袋，在望着那掌櫃說話，毓青認識他是對面蒸食舖的主人，才知不是向自己招呼，就聽那茶園掌櫃的回了一聲老，又道，早頓吃完，晚頓還沒到呢，你怎樣生意也不好吧，那老頭兒道，沒看見上着門麼，今兒只蒸了兩籠包子，教夥計上街去了，你貼報子，可是又邀來高腔了麼，掌櫃的道，不是高腔，還是翠仙那班髦兒戲，老頭兒道，哦，髦兒戲，上回不是出了事，偷着跑了麼，怎麼還敢回來，掌櫃道，是我給託人辦好了，這叫沒法兒，上回唱得好好的，忽然翠仙被馬

奉九看上了，硬要她去陪酒，翠仙不幹，才惹出那回事，全班都吓跑了，如今眼看到年，總得邀個好班兒，趕年下抓撓抓撓，好補補虧空，無奈這園子不上不下，簡直是武大郎解楨子的生意，大戲班邀不進來，咱們也不敢邀，說書說相聲的，又頂不起來。邀高腔班呢，包銀倒有限，他們只要管飯，鄉下人的肚臟兒，簡直裝不滿，去年邀他們唱了個多月，我的褲子都進了當舖，就全賠在吃上了，因為這個，我想來想去，只可還邀髦兒戲，無奈她們怕馬奉九囉哩，不敢再來，我總得先辦好了，就四下打聽，知道有位毛子良科長，跟馬奉九原有交情，好得像一個人，無話不說，我就訪門挖竅，給毛子良送了禮，求他跟馬奉九說情，給我們苦人留條飯路，毛子良答應了，過幾天就傳信給我，說已經跟馬奉九說好，以後絕定沒事，我才放了心自己跑到文安縣，見着翠仙，把事情都告訴她，擔保平安無事，她們才敢跟我回來，這一回是真費了事，阿彌陀佛，可算落平了。那老頭兒道，你真有兩下子，居然能把馬奉九央告好了，那個魔王，差不離的誰敢上前兒，這可得了，年前湊合幾天，一進正月，你就坐着收洋錢吧，一正月的好生意

，還不夠吃半年，拿櫃笑道，謝您吉言，咱們盼甚麼，你進來喝盃哪，老頭兒道。不了，我還得看火去，回頭見，說完就走回對面鋪中，那拿櫃也退入門內，毓青又對那戲報看了一下，也舉步走開，心中惻然自念，小玲子居然回來了，可是我已到了絕路，眼看要死了，明日就是學校出榜放假的日子，我把什麼跟父親交代，若再循因，被父親查出這半年逃學的情形，準得把我打死，還不如趁早自殺，可以少受痛苦，小玲子偏巧這時前來，好像特意跟我道別，給我送終，不過這樣見個活面也好，現在家中繼母本是仇人，父親也情義久絕，我所戀念的只有她了，幸喜她還能及時到來，給我留個紀念，添些安慰，明天我要早到茶園，和她厮守半天，想着就出了府馬號，又在街上轉了半晌，才回到家中，這天黎厚甫因身上不大舒服，下班後就在家休息，不再出門，晚飯時忽然和毓青提起學校的事，問他考得如何，明天不是開始放假了，毓青心中狂跳着含糊回答考得還不錯，只有兩門考壞了，他繼母聽着由鼻中哼了一聲，黎厚甫立刻瞪目呵斥，你爲什麼不好生用心，真是不長進的東西，明天拿成績表我看，若太差了格兒，不砸折

你的腿才怪，毓青聽了，只覺心神麻木，身體僵冷，知道父親這幾句話，就等於下了判決書，明天萬萬不能再回家，非得死在外面不可了，及至飯後歸寢，毓青直如臨刑犯人，自知死期將至，無可脫免，想到明天此時，自己已離開這陽光燦爛的世界，走入陰沉沉的程途，不由對生命發生憫惜，但左思右想，終無活路，在衾中直哭泣了半夜，到早晨五點方才倦極入睡，但到七點後未待女僕呼喚，便又自己醒了，他已怕見父親的面，急急起床，也沒吃點心，便穿好衣服出門，仍先奔澡塘，消磨了整個上午，到午後要了二十蒸餃，當作午餐，但心中悲緒充溢，只吃了三四個，再咽不下去，過一會出了澡塘，見天氣晴美，日光照滿街上，把雪都晒化了，泥濘難行，他就叫了輛洋車來坐。到府馬號，進入裡面，見各書場都已開演，只是觀客不多，他并不東張西望，一直奔到文明茶園，一直走入園內，却見園中十分冷清，台上既未開演，台下也只有七八個客人，而目都坐着後面靠鍋爐的地方，面前都放着一兩隻鳥籠，一看便知是園內的常座，他們不管是在唱戲說書，或是只喝清茶，每天都要來消磨時光的，若是專誠來看戲，當然要坐在

前面，但這時前面却沒有人，毓青不由詫異，怎麼還沒開戲，也許時候還早，就惘惘然踱到一張桌前坐下，夥計過來招呼，毓青教他給沏了壺茶，就坐着等待，心想昨天明明看戲報上寫着今日早晚准演，當然不會騙人，也許戲班頭天上台，要特別遲晚，也許園主不會宣傳，外面還沒知道新班開台。想着不住望着台上，見台帘後面寂寂沉沉，並無人影，回頭望着門口，也不見有人進來，這樣等了一點多鐘。冬季天短，陽光已離近地面，僅餘一扶殘紅，留在窗上，似乎向人道別，後面的常座兒也有一半走了。光景越發冷清，毓青才有些醒悟，覺得今日不會開演了。忽見夥計提壺過來添水，但毓青面前茶壺還在滿着，他一口未飲，却已放得冰冷，夥計哦了一聲，就給倒半壺，添入新水，毓青忍不住問道：「戲怎麼還不開呢，夥計笑道，今天歇了，這麼薄的道兒，人家戲班也得討個吉利，是不是，你老，說完便提壺走去，毓青一低頭，眼淚直流下來，暗想戲能展到明天，我的性命可不能挨到明天了，怎這樣彎拗，我要在臨死前見她一面，都不能夠，老天真是捉弄人，昨天我還覺她回來很巧，現在才知來也白來，竟連這一點緣法都沒

有，我絕不能再等到明天，父親正等着看成績表，我算沒胆量再回家去，若待明日和小玲子相見，今夜將向何處棲身難道在街上挨凍，得了，我也不必妄想，還是趁早走我的路吧，想着就又喝了口茶。叫夥計來付過茶錢，便走出去，到門外再看戲報，仍是昨天那一張，但在旁邊又附了張黃紙錄，註明本月二十七日開演，二十七正是明天，在今天看來，那戲報上的日期也並不矛盾，毓青看了，嘆息一聲，轉身便走，這時他這十五歲的少年，已變成五六十歲的老人，脊背低俯，步履蹣跚，兩隻眼呆直失神，茫然前行，也不知要上那裡，心中只尋思着自殺。這問題是他久想定的了，唯一簡單痛快的辦法，就是投河，把頭一掙，把腳一跳，就順着河流，身歸那世而去，比什麼全省事，而且不用工具，不費本錢，他主意早打完了，這時就準備實行，一直向南，走到南街，經過那通連王子街的道口，他還遙望家門，洒了幾點熱淚，但仍死心一狠，頓足又向前行，出了南城城洞，向西一拐，便是一條街，這時已是暮色蒼茫，他立住稍一猶豫，心想自己是在河北面往下跳，還是到河南面再往下跳，若在河北面，就該循城根走下去，若在

河南面，還得走半條街，越過橋去，又尋思河北面常有兒童玩耍，不如到河南去，還可以看看這住了多年的古城，就舉步沿街而行，走了不過兩丈，已將到大橋的橋口了，毓青此際滿腹心事，不暇東瞧西望，但不知怎麼，無意中一轉臉，忽見旁邊有一座客店，大門狹窄，好像民宅一樣，只在門旁牆上塗着白色，安寓客商四字，寫作雙行，又掛了塊天成老店的招牌。門旁是一座賣糖果的小攤，一個老人正在收拾，好像要收市歸去了，店門外的塔上，立着兩個女子，一個正倒着臉兒，向那擺攤老人說話，像要買什麼，一個女子却斜倚牆角，看路上過往車馬，毓青頭一眼便看見這倚牆的女子，初覺面熟，跟着便心跳起來，認出她是髦兒戲班的翠卿，不由停住脚步，暗叫這不是翠卿麼，原來住在這裏，當然全班都在一處，小玲子也必……才想到這裏，忽見旁邊的女子，忽然轉過身來，手裏拿了兩塊糖，要遞給翠卿，毓青向她一看，幾乎叫出聲來，原來正是他思慕多時，已認為今生不能再見的小玲子，居然在這生死關頭中間又會見了，毓青直遏抑不住感情，就要向她撲過去，但終因翠卿在側，他只向前邁了一步，復又停止，喉中發

出似驚詫似呼喚的聲音，翠卿和小玲子都已聽見，同時把眼光射過來，小玲子的容色比夏日並無改變，只臉龐像瘦了些，身上換了件藍色布的袍罩。罩着裏面的棉袍，顯得有些臃腫，把光亮的辮梢兒，繞在胸前，她一見毓青，似乎也大受震動，面色驟白，妙目大張，雙臂掀起，好像也要向他伸過來，但這時那翠卿也看出毓青的情態可疑，便轉臉要告訴小玲子，但一轉臉又被小玲子的神情嚇得一怔，就嘆了一聲，小玲子聽見聲音，烘地紅了臉，忽然很快的向毓青瞥了一眼，就轉身拉着翠卿道，二姨，咱們進去吧，該吃飯了，說着便挽着翠卿，轉身走人，走到門內影壁旁邊，又回頭看了一眼，但天色已暗，門內光線更黑，毓青看不真她的面目，只見身兒一轉，便就影壁遮住，芳蹤頓渺，把他一人拋在門外，仍呆呆回裏面望着，好像木雕泥塑，一時身心都麻木了，過半晌才有些清醒，心中一酸，眼淚便直湧出來，自思今日居然有緣，還許在最後的一霎和她見面，真是意想不到的事，但巧中還有不巧，那翠卿竟守在她旁邊，以致蓄款難進，情懷難展，小玲子那樣兒，當然也是顧忌着翠卿，恐怕被她看出形跡，所以急忙進去了，也

許以爲日後儘有見期，此際無需戀惜。又那知我立刻就要投河自殺，從此一別，就要茫茫萬古了，想着眼淚更流個不住，又過一會，那賣糖的老頭兒。已把貨物收拾完畢，挑着擔兒要走，經過毓青面前，叫聲借光，毓青急忙閃開，見那老頭兒對自己看着，面現驚異之色，不由一隨羞愧，舉步便走，走出丈許，還回頭望店門，心想小玲子絕不會再出來了，也許她認爲明日在茶園還可看見我，可是不能夠了，就頓足一嘆，鼓起勇氣，匆匆前行，過了大橋，向西一轉，便到河岸上，低頭瞧着。河坡上尚積着殘雪，河中的水，也是一片雪白，好像止而不流，毓青心中一跳，暗叫壞了，自己只想看眺河，却忘了河水已然凍冰，可怎麼跳進去，但再仔細瞧着。見河的中心有五六尺寬闊的地方，現着黑色，似和兩邊冰雪有異，就徐徐走下河坡再看，才知中間部分果未凍結，尚在漸漸流動，而且未凍的水面，比已凍的冰面，低了有一尺多，好像在凍冰以後，水位降落了，毓青看着暗叫慚愧，居然還給我留着葬身之路，這是上天幫我自殺，我就快着吧，但那河面寬有三丈餘，他立在河坡，距離那中心的活水，尚有丈許，就踏着戴雪的冰

，徐徐前行，近岸的冰凍得極厚，十分堅牢，但走到五尺外就漸漸薄起來，一踏便發出
 翼翼的聲音，好像要破裂陷落，毓青心中害怕，戰戰兢兢向前挪動，這也是心理作用，
 他本要投河，陷下去豈不正好，但他却只記着原定計劃，要立在水旁，縱身跳下，好像
 若是中途陷墜，便失了自殺的原意似的，於是很持重的向前慢慢挪移，腳下的響聲越發
 大了，他才住步不向前走，但離着水流，尚有二尺，已可以一躍而入了，他立住抬頭望
 望高聳的城牆，雉堞高低，和灰黑的雲天犬牙相錯，不由想起每年夏季，上城去看頑童
 爬城摘酸棗兒，有一次一個頑童墜落跌斃，引得無數人圍着，那頑童父親哭得那樣悲痛
 ，不知自己死後可有人圍着嘆息，父親可也會痛哭麼，但轉念自己跳入河中，不是被水
 冲到遠處，便是埋在冰面以下，連屍身都隱沒無蹤，還有誰來注意，我就不必多想了，
 趕快跳吧，想着便張臂蹲身，作勢欲跳，口中嗚咽着叫了聲爸，我走了，找我娘去了，
 叫着只聽脚下啞啞一聲，原來因他脚下用力，冰面竟壓裂了一道縫兒，毓青突吃一驚，
 方欲移步後退，但立刻悟到自己的矛盾可笑，冰裂了也不過陷下去，原是前來自殺，又

怕什麼，就自語道，我真沒出息，到這時候還猶疑，我也不用跳，閉上眼就走進去了，說着果然閉了眼，舉步逕前，那知這次竟走不動了，身體本要向前，却反而向後仰去，毓青大吃一驚，感覺有一種力量加在背上，連忙睜開眼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個女子正立在身後，用手抓着自己背上衣服，暮色蒼茫之中，看出正是小玲子，不由張大了口，一聲呀沒出來，小玲子已把另一隻手揪住他的手臂，一言不發，只曳着向岸上走去，毓青神經本已飽受激刺，這時又意外看見小玲子，心神完全昏亂，失了自主能力，竟很服貼的任她拉到河坡上，小玲子並不放手，只臉對臉兒向他望着，眉皺眸凝，似恨似怨，口中發出似責備的聲音道，你這人是怎麼了，跑到這兒來跳河，年青青的就活夠了，毓青這時稍爲清醒，看見小玲子已如遇着親人，再聽她這冷淡口吻的責問，直比受到溫言款慰，還要感激五中，立時淚如雨下，哽咽說道，我實在不能活了，你……你怎跟了我來，小玲子道，我方才在店門外看見你，因爲同着我姨兒，不能跟你說話，又怕她看出情形來，你那呆呆怔怔的神氣，也許自己不覺，旁人看着才扎眼哪，我就拉她進房裡去，可是我

一轉身又溜出來，在影壁後頭偷眼一看，你正望着門掉眼淚，我更詫異了，你站了一會，又向南走去，我就跟在後面，看你去做什麼，那知你過橋就下了河坡，我一尋思你的神氣，忽然醒悟事情不好，急忙悄悄跟着下來，你直向前走，沒留神後面，我早已揪住你的衣裳了，好麼，我本沒想再出來，覺得明天在茶園還會見不着麼，這真是有鬼神攪弄，我進到房裡，想着你在門外，神氣又很各別，不禁不由的就又出來，那時若一大意，你的小命兒就斃完了，到底是爲什麼，你先別哭，好好兒說，……說着掏出手帕，替毓青拭淚，毓青嘆了一聲道，我昨天在文明茶園看見戲報，今天就跑了去，想再見你一面，不料演期竟往後推了一天，可是我已不能等了，就出城來跳河，誰想你們竟住在這南關外的店裏，居然又遇上了，我這就很知足，你現在拉住我也救不了我，好……妹妹，你對我這臨死的人，說輕說重，可別見怪，妹妹，我太愛你了，從你上回走後，一直想到如今，可惜現在說也沒用，你回去吧，以後別忘了我，我叫黎毓青，小玲子聽着，似乎面上發紅，隨又變成慘白，從鼻中哼了一聲道，我回去，好教你跳河，真說得輕鬆

，你方才說愛……一直想我，我……我也沒一天忘下你呀，今兒好容易看着，你就跳河，還不是衝着我來的，毓青道，怎麼衝着你，我實在沒法活了，今天恰巧是我非死不可的日子，小玲子道，我來了，你就非死不可，毓青道，咳，咳，這跟你沒關係，我自己的天然不能活的，小玲子道，爲什麼，你年青青會有難心的事，毓青道，我的難處大了，神仙也沒法救，你聽着，我告訴你，說着就把自己家庭隱痛，以及自己被人偷去學費，不敢聲說、逃學半年，今日已到假期，父親等着看成績表，罪狀一經發覺，必被打死，已不能回家，進退無路，只可行此拙志，全都說了，又道，你看我那還有一線活路，我也不是傻子，但分能活，我也不願意死，你就不用管了，快回去吧，小玲子聽着，怔了一會，才道，原來你家裏有後娘，這可難辦，我曾看見一後老婆調唆丈夫，把前房兒子……說着似乎怕嚇着毓青，急忙咽住，又改口道，你是不敢回家了，不回家也不致於尋死，年青青的，怎樣不能活着，毓青道，我就是能活着，你想，我沒一點能爲，也沒一個熟人，今天不回家，就得在外面挨凍受餓，小玲子接口道，你沒一個熟人，我是什麼

，毓青愕然向她一看。道，你……小玲子道，可不是我，我既認識你，就不能看着你死，你的苦處，我很明白，回到家裏就許教你爹打個好歹的，又沒親娘，誰護着你啊，毓青流淚道，是啊，我娘在世時，父親也不像這樣兒，繼母正想拿我的錯兒，背地用話一擷，準得把我打死，還不如跳河死得好受，小玲子道，你別哭，你不敢回去，我也勸你不必回去，你先拋開尋死的心，我知道你是少爺，從小兒只認得家，離開爹娘就沒了魂兒，我在外面常看見像你這樣歲數的人，單身離開家鄉，上遠處找飯，不但照舊活着，還能混得挺好，你自然比不了他們，可是……咱們先顧現在，你不是回不了家麼，就跟我到店裡去，對付一夜，明天再想法兒，毓青聽了，想不到她如此熱腸，當時感動得五中發熱，淚湧如泉，但一轉眼，又覺爽然自失，搖頭說道，這不成，我怎能上你住的地方去，你不是還有娘跟着嗎，翠仙是你娘吧，小玲子道，不錯，她是我娘，你不用怕，我娘心眼兒頂好，我跟她一說，她一定收留你，我們班兒裏也有十幾個人，不爭你一個人吃飯，你若願意，就跟着我們走，慢慢學着打點雜差，這樣自然太屈尊你了，你本是

個少爺，那能……說着頓了一頓，又道，可是咱們就能長在一塊兒，等離開保定，你願意還上學，我就跟娘商量，送你到濟南府或是開封去，我娘手裏很有點體己，毓青聽她越說越離奇，忍不住插口道，我不認識你娘，她爲什麼花錢供我上學，小玲子道，你不認識她，可認識我呀，我娘最討厭本行人，所以她就嫁給了外行，我父親原是個作軍官的，她又因爲我父親性情粗鹵，不斷鬧事，常有人說，將來要把我給個外行的文墨人兒，所以我若教她花錢供你上學，她準不能駁回，你……明白麼，毓青聽到這裏，心中一跳，猛然悟到她言中不曾表示對自己已有委身之意，這真是夢想不到的事，她這意思，是起於上次相見之時，還是起於今日相救之後，委實難於測度，但不管怎樣，自己在這窮途絕路，居然遇到向來心愛的人，聽出前途有望的話，怎能不引爲奇遇，而且情勢迫急，連謙辭也不可能了，無奈天色黑昏，雖然對面而立，却已看不出她的面色神情，就顛聲說道，你真這樣……愛……愛我……我不敢盼別的，只要能跟你常在一處，作什麼苦工都願意，小玲子道，傻話，憑什麼教你作苦工，我一定跟娘商量，供你上學，將來好……說

着又咽住改口道，咱們別在這兒站着，跟我回去，先見見我娘，有她作主，什麼都好辦了，毓青應了一聲，拉住她的手，彼此對望了一下，雖在黑暗之中，只能看見各自的黑影，但兩人魂靈都融合一起，都感到美滿暢適，好像把一向的希望如願以償，雖在荒寒的河濱，直如在錦繡的天堂，兩隻互握的手，全很溫熱，相携徐徐走上河坡，但這一雙青年男女，只知道愛情，却不諳世故，小玲子以為毓青既不敢回家，她加以收留，是很合理的事，毓青也以为自己失歡於父，無覺於母，從此脫開家庭，儘可海闊天空，另闢新的世界，只可惜他二人全未想到，毓青尚未屆成年，這樣私逃是不合法的，小玲子收留人家未成年的兒子，本身又是伶人，更有誘拐良家子弟的嫌疑，若鬧明了，恐怕要受法律制裁，但也好在他二人竟不及此，才都自得其樂的認為事已解決，很舒心的走上河坡，毓青因為要到店中去和翠仙以及班中的人相見，心中頗覺發怯，小玲子就安慰他說，母親和自己雖是母女，却是多年相依為命，兼有姐妹朋友的情感，向來無話不說，而且說無不從，何況你這樣的人，她見了沒個不喜歡，一定肯答應的，至於班中的人，向來

仰賴我母女作台柱，只要母親看顧你，別人絕不敢差樣兒，說着又佞倚歎語半晌，這時街上人已稀疏，鋪戶也關了門，只有兩三燈光在遠處搖動，小玲子便說快回去吧，要不我娘還要疑惑把我丟了呢。毓青不由想起家中發現自己失蹤，不知如何，猛然鼻頭一酸，潸然淚下，便隨着走到橋口，過橋不遠幾步，到了客店門口，毓青立住道，我先外面等會兒，你進去跟你娘說了，再叫我進去，小玲子道，不用，你就跟我一同進去，走，不要怕，都有我呢，說着就挽了毓青的手，向裏走去，將過影壁，到了一間房門前，小玲子叫了聲娘，就推門而入，毓青向裏一看，只見迎面桌上放了一盞小煤油燈，照見旁邊炕上坐着一個婦人，他原在台上見過，此時一看便知是小玲子的母親翠仙，但近看有比遠望還加美艷，雖在較暗燈影之間，她也未施脂粉，只一張清水臉兒，已覺容光煥發，豐韻瀰漫，尤其年齡只像二十才過，和小玲子直如一雙姐妹，是眉彎眼角，隱含幽怨，她坐在炕席中間的棉褥上，既看見小玲子，面現笑容問你幹什麼去了，話方說了半截，又看見小玲子身後的毓青，忽又愕然一怔，小玲子已和毓青走入，把門關上，小玲子

向毓青說道，這是我娘，又向翠仙說道，他叫黎毓青，毓青忙鞠躬行禮，翠仙在驚愕中方要走下炕來，小玲子已把她抱住，伏在肩上，啾啾的說了許多話，翠仙聽着，不住看着毓青，面上現出驚訝之色，到小玲子說完，翠仙又附在她耳上，低聲說了許多話，小玲子聽着面色漸漸變紅，不住搖頭，又攔住翠仙的話頭，似乎有所駁辯，翠仙也向她小聲反駁，毓青看着，知她母女是爲自己拌嘴，甚覺慌惶不安，但又無法插口。那知小玲子說着好像急了，竟提高聲音道，娘，您一定得依着我，要不……說到這裏，珠淚潏潏，似乎要哭，但已被翠仙撫住肩膀，輕輕推了兩下，似乎教她不要這樣，隨着也大聲說道，黎少爺請坐，別站着，小玲子這孩子太毛燥了，沒聽清我的話就着急，您雖然吃這盤戲飯，可是心挺高的很，盼着小玲能嫁個正經主兒，現在黎少爺是作官的家兒，你們倆又這樣要好，我怎會不願意，就是小玲子方才說要我供黎少爺上學，那都好辦，只是黎少爺家裏有父親，他爲着逃學怕打，才要投河，你救了他收留他，自然是好事，無奈他家裏丟了孩子，不能不找，咱們又得在這裏唱戲，日子一長，一定藏不住，若被

他家裏人從咱們這裏找出去，這拐帶官司可怎麼打吧，那時不但咱們班兒完全受了害，你倆也沒好結果，所以我說不成，你頂好教黎少爺先回家，以後慢慢想法，反正只要你願意，我絕不像別人留女兒作搖錢樹，連我自己還吃這行恨這行呢，毓青一聽翠仙意思是不肯收留，而且所慮很有道理，當然無法教她冒險行事，不由大失所望，心中一陣空茫，好似脚下的地陷落下去，小玲子却已頓足搓手的道，娘，你只說現成話，他家裏是後娘，回去就得打死，要不然他平白無故的就跳河了，她才說到這裏，忽然風門一響，跟着哄廳聲開了，一個人帶着風直闖進來，把三人都嚇了一跳，只見來者是箇中年男子，已跑得氣急敗壞，進門好像沒看見別人，直奔了翠仙去，向她伸手搖擺，却是喘得說不出話來，翠仙大驚叫道，掌櫃，你這是怎麼……有什麼事，你這樣……這時毓青也看出來人是文明茶園那個掌櫃，却因哮喘把口張得極大，五官全挪了位，不由大驚，這時快要鬧城，他來幹什麼，小玲子也同樣驚詫，瞪大了眼向他看着，那掌櫃這才發出聲道，不好了，不得了，我才得的……得着消息，你們快走，快……快……馬奉九就要來了，來

搶人了，話未說完，小玲子已嚇得嚇的叫起來，翠仙也顏色大變，顫聲說道，怎麼……馬奉九……你不是說已經托人辦好了，你看平安無事，我們才跟你來，怎現在又……那掌櫃側身坐到炕邊，拭着汗說道，我本來都辦好了，誰想馬奉九又變了卦，方才有一個官面朋友把話透給我，說馬奉九實在迷上了你，非得弄到手不可，上回答應我，原是假的，現在聽說你已到了保定，又打聽出住在這家店房，他就分派手下的人，來硬搶你走，已經通知南城給他留門，大概是半夜十二點動手，一面把你搶進城送到他家，一面再把你們的班主捉去，按土匪辦，這樣就可以把你們一班人都給吓跑，不致再留在保定生事了，我聽見就趕着跑來送信，你們快收拾逃跑，我既把你們接來，不能教你們在這裏受害，翠仙聽了嚇得魂飛魄散，吃吃的道，這可怎麼好，你……你可跟我們班主說了麼，掌櫃搖頭道，沒有，我進來就一直找你，翠仙便教小玲子快找姨夫來，小玲子飛跑出去，須臾便領進翠卿，和一個黑胖的男子，毓青看着，便知那男子必是翠卿的丈夫，也就是本班班主，他進門張皇着問什麼事，翠仙把掌櫃的話草草訴說，又問該怎麼辦，那班

主臉上立刻蒙上一層香灰，頓足叫道，『噯呀，要命，這還有什麼法兒，只可快跑。離開本地再說，掌櫃應聲道，我看也只好一跑，先逃開本地，你們使的錢暫時也不用算了，咱們後會有期，我還得快走，若被馬奉九知道我來送信，小命就沒了，說完還拱手道了聲一路福星，便匆匆跑了出去，他一走大家心更慌了，班主也沒看見毓青，只對翠仙說我去告訴他們收拾，你娘兒倆也快收拾，咱們立刻就走，可不要大驚小怪。說完和翠卿也走出去，翠仙忙着收拾箱籠包裹，又教小玲子帮着動手，毓青怔在地下，不禁淚流滿面，心想自己真是走了該死的運，跳河被小玲子救下，帶到這裏，滿以為得到轉機，有了棲止之地，依托之人，但翠仙又有許多顧慮，不肯收留，正待小玲子堅持的力量，挽回翠仙的意。那知忽然又遇着意外的禍患，人家自顧不暇，那能管我，我還是出去走自己的路吧，想着就向門外走，小玲子這時已嚇慌了，正茫然失措地帮着母親收拾，忽見毓青要向外走，便從炕上跳下，叫道，你幹什麼，毓青低聲道，你們遇見這樣的事，我怎能還跟着打攪，咱們再見……小玲子聽着猛撲過來，把他拉住，說聲你等着，隨又

拉他到翠仙身旁，叫道，娘，你說到底要他不要他，翠仙回頭，苦着臉說道，孩子，你怎……這是什麼時候，你還擠兌我，我方才不是給你講了麼，他家裏有父親，不能不找，咱們眼看大禍臨頭了，你還給我禍上加罪，罪上加罪，小玲子咬着牙道，娘，您若不耍他，我可就跟他……說着眼珠一轉，又道，娘，您怎想不開，咱們還不就要逃走了，又不本地唱戲，帶他一走，他家裏人又上那兒找去，作夢也想不到是跟我們走的，咱們以後也不能專上保定來，還有什麼怕的，娘，您就依着我，我這可是絕句兒，翠仙似乎驚惶恐亂之中，業已六神無主，心緒再和小玲子爭執，又聽她的話未嘗無理，就回頭看着他，嘆口氣道，隨你吧，我拗不過你，你可快幫我收拾啊，小玲子這才破涕爲笑，向毓青努努嘴子，似說事已停妥，你就放心等着吧，隨即着手幫翠仙收拾，口中發着嬌憨聲音道，娘，我可沒跟您拗過，這是頭一回，您疼我就得替我想，翠仙道，你先用說，等得了命再……說着只聽風門一響，那班主又闖進來，叫道，快着，別人都收拾好了，店錢也都算清，這就得走……說着忽然看見毓青，愕然問道，這是誰呀，翠仙

慚了慚才說道，這是我新收的乾兒子，要跟着一同走，班主張着大嘴，哦了一聲，才要說話，翠仙已附在他耳上，小聲說了幾句，那班主搖着頭，滿面不以為然之色，連說這怎麼成，偏在這時候，你們不是胡鬧，翠仙又向他低語解釋，班主仍是十分反對，也小聲辯駁，毓青看着，知道又遇着阻碍，班主必持着像翠仙方才的見解，而翠仙這時已立在水兒一面，代為辯護了，結果如何仍然難料，不禁又愁煩起來，翠仙和那班主說了半晌，還在相持不決，小玲子忽然高聲說道，這是我們的事，姨夫您不用管，這樣儘自耽誤，一會馬奉九的人來，把我娘搶去，你也跑不了，掌櫃說的話你可聽見，那班主聽了面色一變，才頓足道，好，我不管，你們的事，出了毛病可別扯我，就隨你的便，咱們快走，說着把門推開了，院中已立了十多個人，都已嚇得面無人色，班主叫進兩個粗漢把翠仙箱籠包裹都提在地下，用繩細好，挑了出去，翠仙和小玲子每人手裏還提着小包裏，小玲子拉着毓青的手，一同向外走去，院中同班夥伴看着毓青，都現出詫異之色，但也沒人詢問，班主看着衆人，似乎很爲着急，低聲叫道，我不是教你們一個個的出去，

過橋再聚齊，怎都擁在院裏，可快走啊，大家聽了才蠢攝向外走去，忽聽後面有人招呼。原來是店裏掌櫃作照例的送行寒暄，又順口詢問怎樣快走，那班主只可敷衍說，因為和文明茶園弄岔了，不能在保定唱。恰巧沂州有人來接，給新蓋的廟開光唱戲，日期太緊，所以只可連夜趕，咱們過年再見。說着就在掌櫃的一路平安聲中，走出門外，一到街上，立覺光景全異，店戶全關了門，街上也沒有燈，一片黑暗，只影影綽綽的見有一條黑的行列，蠕蠕動着。他們戲班雖然常常出門，備有走夜路的燈籠，但這時也不敢點，只聞掌班走向前去，口中低叫着跟我走，大家緊緊跟着，不要落下，毓青隨着大隊，向南緩緩移動，也不知隊中共有多少人，只覺自己好像是在中間，後面至少還有個挑擔的因為聽到那扁擔的顫動響聲，前面便是翠仙，身旁是小玲子。和他拉着手兒，兩人的手都冷得像冰，濕得滴水，毓青向未經過這樣的驚惶，覺得由脊背上直冷到心坎，膝蓋也軟得不能支持身體，好像一顆心從腔裏湧起來，抵住喉嚨，不能透氣，幸而旁邊有小玲子伴着，使她還能鼓起勇氣，掙扎前行，漸漸踏着光滑的石塊，知道上了橋，石

路既盡，又知已過橋了，啓向前走，毓青只跟定前面的人，也不知奔何方向，大家都不說話，只聽腳步音響，偶而有人因為黑暗坎坷，失足跌倒或是扭疼了脚，也只低聲呻吟這樣約走了有二里多路，忽然前面的人停步不進，隨聽有人跑過來，低叫翠仙，却是班主的聲音，翠仙答應聲，班主便湊到她跟前低聲說話，毓青聽他們似在商量投奔何處，翠仙說沒有主意，班主說前面就是三分路口，我們趕決定規上那裏去，說着翠卿也走過來三人唧七喳七說了半天，最後決定奔山京去，斜刺着循河行走，或是一直走下去，或是半路雇船，先到天津，再坐火車，翠卿就問怎麼不在這裏坐火車班主罵她糊塗，這時若上車站去等火車還不如自投到馬奉九手裏，現在是跑開一步是一步，等他的人來到咱們已走遠了，他們不知咱們逃向那裏，也沒法追趕，說着就又跑到前面引路，大隊又行動了，毓青走着，抬頭見天上陰暗無星，似有雪意，風雖不大，且在曠野中好似倍增氣勢，一陣陣從身上掠過，颯得臉上生疼，小玲子喘着，身體愈向他靠近，漸漸兩人半邊身都貼附一處，雙臂互糾，雖一直沒有說話，但心靈却已互相融化，都感到這一時的偎倚，便是長久的象徵。

，從此要永遠這樣肩携手，同心共命的，走盡人生的程途了，大約在全隊之中，無人不是抱着淒冷心情，能在淒冷中感到溫熱的，也只得兩人而已，走了一會，小玲子忽悄聲說道，你冷不冷，毓青搖搖頭道，不冷，你呢，小玲子道，我身上還直出汗哪，毓青道，可不是，你這手上都濕了，小玲子道，我也不知怎麼，心裏好像喜歡，又像害怕，一陣……說着忽覺前面的人又停了步，他倆也住了口，向前看着，低聲問什麼事，翠仙說不知道，隨見有人從前面跑過來，唧喳着說，天太黑了，看不見道兒，只可點上燈籠，好在已經出來這麼遠了，毓青聽出仍是那班主聲音，他說着走到後面，隨聞有劃火柴之聲，才明白燈籠在後面的擔上，但田野風大，點了半天才點着了，班主提着燈籠又走回來，毓青看見那燈籠，是鐵絲罩糊着油紙，裏面點臘，黃光閃閃，却因久在暗中，乍看倍覺光明，又見在自己身後，還有三個挑擔的人，那班主提着燈向前走去，隊伍又行動了，毓青看着燈光，心中稍安，就向小玲子問道，方才他們說上山東得走多大工夫啊，小玲子哧的一笑，我的傻爺，你當是一會兒就到麼，咱們若照這樣走法，到天津就

得四五天，好在一到天津，就可以坐火車了，毓青一聽要走四五天，不由嘞了一聲，小玲子道，我知道你受不住這苦，無奈現在沒法辦，你只好忍着些兒，等天亮了，我跟他們商量雇船，咳，我傻了，姨夫也糊塗，這時河裏凍着，那能有船，說着又附在她耳上低聲道，到天亮我就裝有病，教他給雇輛小車，等雇來我的病就好了，你跟我娘倒替坐，毓青道，不用，我能走，只要你能走，我就能走，小玲子道，可是你沒受過這樣辛苦，不要累病了，咱們對付到了山東，就……話未說完，猛聽前面拍的一聲槍響，嚇得他二人緊緊互相抱住，同時隊中人都哭叫起來，隨又聽有人高喝站住，誰動一動就沒有命，人們的哭叫立刻止住，似乎都嚇呆了，毓青知道遇其危險，却還不知道喝喊的是什麼人，槍聲發於何處，但轉瞬間就見前面忽然一片亮光閃動，有十幾隻燈籠搖動着移近，燈光照着有許多人影向後奔來，似乎分成兩隊，包圍這戲班的行列，毓青方才在行走時一直望着前面，又只見那班主的一燈如豆，忽隱忽現，並沒別的光亮，這時突然發現許多燈籠，直好像由平地生出來的，料想不是臨時燃點，而是早已點好，用什麼東西遮蓋

着，這時那許多人影，已跑到近前，毓青在燈影中，才看明白是一羣穿灰衣的人，却是服裝不整，多半手裏拿着藤棒，只有三四人執着手槍，內中一個身穿軍服，却戴着便帽，好像是首領，指揮着喊叫看住兩頭兒，別放跑了一個，戲班的人看着這羣人的神氣，都以為是由潰散軍隊變成的土匪，攔路搶劫，有幾個已經跪下，叫着老爺饒命，爺爺饒命，我們是走江湖的窮人，沒有錢財，積纔放了我們吧，那個戴帽的首領，吓了聲罵道，放你娘的屁，你當我是土匪，混蛋東西，我們不要錢，要人，翠仙在那裏，小玲子聽了，呀的一叫，便放開毓青，過去抱住她娘，那首領並沒看見小玲子的動作，又叫道，翠仙，你出來，趁早出來，你想你跑得了麼，稍遲又叫道，你們大夥兒趁早把翠仙獻出來，沒別人的事，再挨延可就全都遭殃，衆人聽着，才明白是來搶翠仙的，雖沒人答言，但很多都向翠仙這邊看，那首領便循着他們的視線，走了過來，從別人手裏抓過一隻燈籠，挨個照看，看到第二個，便是翠仙，他畧一端詳，就哈哈笑道，你還忍着呢，出來，快跟我走，小玲子哭着叫道，娘，你可別跟他們走呀，翠仙撫着小玲子的肩頭，顫

聲道，你這位老爺，教我跟你幹什麼去，那首領笑道，你還問我，難道自己不知道誰想
你麼，痛快跟我走，有你的福享，毓青聞言，立刻明白他是受馬奉九的差遣，但據那掌
櫃說馬奉九的人得到半夜才去店中搶奪，便是提早時候。到店中發現失蹤，也該從後面
趕來，怎倒在前面攔住呢，這時翠仙已跪在地下，央求道，老爺行好，積德，把我們放
了吧，我是有丈夫的人，……那班主和翠卿也趕過來，一同跪着央告，那首領沉着臉道
，別胡說，你有丈夫，他在那裏，翠仙道，他在外縣遭了官司，已經二三年了，反正我
有主兒的，那首領道，有主兒當得什麼，你丈夫沒在這裏，還算便宜，要不然他的小命
也沒有了，說着向後退了一步，指揮手下道，把她拉出來，送到車上去，她若掙扎，就
給網上，……話才說完，便過來幾個人，把翠仙從地下拉起，翠仙哭喊着掙扎，但禁不
住他們人多力大，終被架出人叢，向旁走去，小玲子拉住母親不放，被一個人攔腰一脚
，給踢得倒在地下，呻吟打滾，毓青忙跪下把她抱住，小玲子疼得說不出話，只是呻吟
着叫娘，毓青抱着她毫無辦法，幸而那羣人也不注意他們，只把翠仙架到路旁，震嚇她

不許哭喊，那首領一吹口笛，便聽有車聲隆隆，從道旁低地裏趕出來。原來早已預備在那裏，等待裝載翠仙，翠仙被架到車上，有兩個人用鎗指着她，她這時真是呼天不語，喚地不應，知道對這羣人央求也無希望，只可在無可奈何之中，叫着妹夫妹妹，你們救我，其實她也明白他們無能爲力，那班主和翠卿雖然萬分着急，無奈已被手鎗嚇破了胆，怎敢上前救助，只跪着叩頭，哀呼老爺行好，把她放了吧，那首領用槍指着班主道：少說廢話，快給我滾，從此你們這戲班，不許再到保定來，來了抓住就當土匪辦，我還是一份德行，若依着上邊跟毛禿子的主意，就連你這班主也留下了，衆人聽了，都倒吸一口冷氣，知道毛禿子便是文明茶園掌櫃的外號，他方才還給冒險送信，作事很夠交情，怎會也給那邊出主意呢，那首領在燈影中看見班主的驚詫神氣，就又說道，告訴你吧，我自己才不犯缺這份德，也不犯挨這份罵，只是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你們別恨我，只恨毛禿子，是他賣了你們，這回他受了馬奉九的護，把你們騙來，他還假裝好人，故意給你們送信，教你們逃跑，其實和馬奉九商量好了，從天黑就派我們在這三岔路

口等着呢，他真機靈，落了許多錢，殺人還不沾兩手血，可教我們黑夜在野地挨凍，我恨透了他，所以告訴你們，有心胸的將來找他報仇，還告訴你們，翠仙受不着苦，馬九只是要收她作姨太太，你們快走，別麻煩，記住了保定有馬奉九一天，你們再來可沒好兒，你們不是傻子，總明白這道理，衆人聽了，方才恍然大悟，那班主因見那首領說話近情，就減了幾分懼怕，向前爬了一步，拉住他的褲腿叫道，老爺你是佛心人，替我們想個法兒，放了翠仙吧，我們一班全仗着她……不料這一絮話，把那首領竟惹惱了，變臉叫道，滾開，我放了她，回去挨軍棍呀，你們這叫登鼻子上臉，去你娘的，叫着一脚把班主踢開，小玲子也在地下哭號饒了我娘，毓青只怕她也要挨打，幸而那首領並未理睬走到車旁，吩咐趕回城去，只聽翠仙悲聲叫道，小玲，你別哭，只當我死了，有日見着你爹，就說我……說到這裏，就變作噎氣之聲，似被人把嘴堵住了，隨聞車聲一動，其他的灰衣人也都由包圍陣綫上撤退，排成零落不整的隊伍，隨着走了，須臾便只見燈影搖幌，最後竟沒人黑暗之中，蹤影不見，這羣人仍呆在原處，靜默無聲，好像驚魂

還未回竅，只有小玲子和翠卿的泣聲，過半晌才聽那班主大聲罵道，閉嘴，別哭了，已竟倒了嚮，哭又當得什麼，……聽那聲息好似，呵斥翠卿，翠卿果然就住了聲，但小玲子却哽噎之聲悲號起來，毓青只得輕輕搖撼着她，低聲慰籍，又聽那班主叫道，小玲子，你哭也沒用，反正你娘是被搶去了，誰也弄不回來，你聽見那個人說了，誰再進保定的城，誰就沒命，我是沒一點法兒，只好先打咱們的主意，說骨又自語道，我早知道要倒運，逃難還帶着個累贅，勸她還不聽，如今……毓青聽他的話是向自己來的，方在一怔，就又聽翠卿聲音說道，咱們可怎麼辦呀，班主道，怎麼辦，只可還是走，反正不能死在這野地裏，這時有別人也插口說話，有的罵毛禿子，有的回憶方才的驚險，有的議論翠仙的前途，七嘴八舌吵了一陣，還是班主高聲喝止，吩咐繼續前行，小玲子還坐在地下，聞聽衆人要走，就哭叫道，我不走，拚出命去，也得回城裡，跟我娘死活在一處，衆人聽她不走，隊伍又停住了，班主急得頓足，翠卿却湊過勸道，孩子，你回城裡也找不着你娘，還許受了他們的害，你別死心眼兒，快跟我走，只要有緣，

你娘兒倆還能見面，翠卿連哄帶勸，說了半天，小玲子還是執意不行，毓青聽着，想到自己的命運坎坷至極，好容易得着依托，又遇到意外風波，如今小玲子定要回城去尋她母親，自己也只好還去跳河了。想着不由嘆息一聲道：你一定要回城裏，我也跟着，咱們一同……小玲子聽了，忽然住口不再作聲，毓青只覺她那烏溜溜的眸子，在黑暗中向着自己閃閃作光，稍遲忽又顫聲說道：你怎麼能回去。回去不要被你家裡……毓青接口道：那有什麼法兒，我也只好認命，反正你既要回城裏，我總不能自己跟他們走啊，小玲子怔了一怔，忽然叫道：二姨，你扶我起來，我跟你們走，我知道進城也尋不着我娘，還許白送了小命，只好跟你把走，翠卿看着她忽然活動了心眼兒，不再執拗，大喜連誇好孩子，你這才叫明白孩子。快走吧，毓青却不知道小玲子的變計，完全是爲着自己，本來自己加入這戲班的團體，只仗她母子攜帶，如今翠仙已被搶走，她再回城裏去，自己怎能再隨這戲班前行，只有離開，那時既不能回家，還得重尋死路，大概小玲子起初因只記掛母親，未曾設想及此，聽自己一說，才想到了，因而拋棄了跟隨母親同死的念頭

，改計仍隨戲班同行，藉以照顧自己，毓青悟到她這種深情，不由感激得淪肌浹髓，身上連連抖顫，眼中流下熱淚，但也無可言說，只緊緊握住她的手，這時班主已聽見小玲子的話，就下令繼續前進，翠卿好像要以姨母資格，照料姪女。安慰她失母之痛，就走在小玲子前面，補了翠仙地位，不住回頭說話。小玲子還自唏噓。只低聲應着。毓青知道她悲痛難走，就竭力扶持，也忘了自己的疲乏，直走了半夜，班主有時從前而走回，和翠卿說幾句話，或安慰小玲子數語，却並不理毓青，毓青也不睬他，只覺天地之間，只有小玲子是個同心共命的人，但能守在她身旁，便是天塌地陷，也無須理會了。只是道路漫漫，愈走愈覺荒闊，天也越走越黑，好像這一夜特別冗長，不想再亮似的，走到半路，看見路旁有一片白色，細看才知已走到河邊，但河中凍着冰，並無舟楫。岸旁也不見人家，只臨河偶有老樹，枯枝杈杈，在黑暗中看着。好像有鬼怪伸臂要來攬人，毓青走着，不知是被河冰寒氣所侵，還是行久飢疲，只覺兩腿無力，脚下凍得難過，正在掙扎前進，幸而大路漸漸離開河邊，行列中的婦女，有幾個喊叫走不動了，班主才下令休息

毓青便和小玲子坐在地下，翠卿却向前去伴守爐的丈夫，這時天已將要亮了，毓青看
看周圍丈許內並沒有人，便和小玲偎倚取暖，低聲說道，你很累了吧，小玲子搖搖頭，
毓青望着她，好像在黑暗中已能聽見她慘白的面色，覺得天將亮了，但霎時間像天上又
蒙上一層厚幕，看着又模糊了，原來夜盡之時，照例要有短時間的光亮，看着好似已近
黎明，却不料只存一霎，便又黑暗，還要再等一會，才能真個天亮，這一霎的光明，也
許是由於什麼赤道光或是北極光的關係，需要請教天文學家，方能知曉，不過平常人都
稱這一霎爲鬼吡牙，好比說鬼臉不會常有笑容，笑也只偶一叫口露齒，藉以形容時間的
短暫，又有人說這一霎是一天中最冷的時候，故以鬼吡牙形容其陰慘，毓青此際倒未
覺到陰慘，只覺一陣微明，忽又黑暗，就說道，這天還不亮，太陽上來，還暖和些，小
玲子才開口道，你冷啊，可惜沒了男子衣服，要不我跟姨夫給你借一件穿，毓青道，不
用，你不是說班主麼，難道沒看出他一直討厭我，還找他借衣服，小玲子嘶啞着喉嚨道
，我早看出來，要不然還不……毓青聽着便乘機發洩自己的感激，接口說道，我知道，

你完全爲我，連你娘都不顧了，只爲我……小玲子接口道，你別這樣說，我怎能不顧娘，只是事情到了這個份兒，我回城裏去，也不能找着娘，倒把你給害了，再說我既把你救出來，怎能半路給攔下，毓青道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你對我這片心，我一世也補報不了，小玲子悄然道，你跟我還說什麼補報，咳，反正我現在……娘被人搶去，爹又關在獄裏，不知今世還能見面不能，我已經變成個孤鬼兒，姨娘娘夫，待我也不過那麼回事，以後……只看你的良心吧，毓青聽着，覺得一陣心酸，隨又生出滿腔情熱，握住她的手說道，我對天罰誓，咱們從此生在一處，死在一塊，若有一天對你變心，教我……說着已被小玲子把嘴堵住，說道，大清早晨，不許亂說，我信你就是了，說着二人又互相偎倚着喁喁小語，說了許多海誓山盟的話，二人不僅忘了飢寒疲乏，而且忘了置身何所，且把這曠野荒郊，當作了春閨繡閣，把如冰凍地，當作了溫榻錦墩，把刺面寒風，當作了和煦春陽，簡直進入了別一世界，和其他的人隔絕了，那知其他的人也另有他們的境界，集合他們的團體，以班主爲中心，許多人都圍在一處唧唧噥噥，似有所商，到毓青

和小玲子由熱情的夢中醒來，看見天已亮了，但遠處還有朦朧煙霧，地面上似籠着一層濛濛薄霧，後面已沒有人，班中全體都在三丈外，攢集成一座圓陣，團團圍坐，大有鄉村中耕罷農閒，集坐村頭，講說故事的風味，只可惜境地和心緒太不同了，毓青顧爲詫異，挑擔的原在後面，不知幾時溜過去了，就道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們都在那邊，小玲子道，不用管他們，反正他們走，咱們就跟着，一到天津就好了，說着又拿過一個小包裏頭，她臨走時，把包裹扔给了我，這裏面大概有不少錢，夠咱們墊補些日的，以後的事，只好到山東再說，你方才不是說冷，我把娘的大棉襖給你披着怎樣，毓青心想一個男子穿女人衣服，那是什麼樣兒，就道，不必，我這會兒不覺很冷了，你冷就自己添一件，毓青話方說完，忽見前面那羣人都紛紛立起，挑擔的也挑擔抗上肩頭，那班主向他招呼叫道，走啊，毓青忙扶着小玲子立起，追隨前行，這時天已大亮，四望只見寒煙衰草，和地上的殘雪，所謂大道，也只在漫漫平原中，較平地稍爲低陷和有轍跡可循而已，這行列越走起見越散漫，一共有二十多人，却逶迤零落，有半里遠近，有些走不動的

，便落在後面，毓奇和小玲子總怕被人遺下，努力前進，非是走在中間，過一會兒，天空雲霞盡散，紅日上升，地下的霧也消滅了，毓奇被日光照着，身上才稍生活力，同時心中也畧爲寬豁，想到自己和小玲，同赴異鄉，只要互相扶持，不辭勞苦，也許能得到安身立命之處，不致淪落，反正自己總要努力掙扎，尤其小玲子失了母親，我便有保護她的責任，爲她赴湯蹈火，也所不辭，想着又生出一股勇氣，宛覺自己已經過磨煉，像個成人了，於是每逢走路時別人經過他身旁，或是她由別人身旁走過，也敢舉目瞧看，但那班人都用一種很奇怪的眼光看他，好像帶有敵視之意，又像是看什麼好笑的東西，毓奇以爲他們和自己生疏，故而如此，也不甚着意。漸漸紅日高升，氣候暖了許多，但人們實已熬不住了，有的又坐在地下，經那班主呵叱罵詈，才又掙扎前行，走着忽見大路里許之外，有一坐小村，蓋在高坡之上，三五零星的土屋，向着陽光，有幾縷炊煙，鳥兒上升，人們看着有村舍，好似蓬山瀛島，住着神仙，覺得村中人在房頂上吃着午飯，真是太幸福了，便有人要去向村人購食，順便歇息，班主却說這窮村莊不會有東西出

賣，白白耽誤工夫，不如仍舊前進，遇在鎮店，再行休息，人們拗不過他，只得前行，那班主也不知前面是否有鎮店，只要催促趕路，不料越走越荒涼了，直到過了正午，還只看見茫茫原野，有幾個婦人都哭泣着說不認得再走，那班主空跳腳着急，也無辦法，恰巧前面是一道高崗，遮住視線，看不到遠處，他就叫道，你們不走，也得挨餓，等我上前面崗子上看看，附近可有鎮店，說着便疾步奔上崗去，毓青在後面看他到了崗上，怔了一會，就回頭揮手，召喚衆人道，快上來，前面有人家，衆人聽了，好似添了精力，都掙扎向上走去，毓青也扶着小玲子，緩緩爬到上面，舉目一看，才知這並非是高崗，而是條廢河的堤岸，河床和堤頂相差約有兩丈，可知當初這河是很深的，常有大大水流通，否則堤岸不會如此之高，但現在河中已然乾涸，只在左邊還存一片殘留的積水，也凍結成冰，想是融雪所成，毓青心想這樣大河就會乾了，莫非河流改道，也許向來冬季乾涸，春季才有大水湧來，又見臨水的坡上，有着幾株老樹，都已枯死，對岸的堤却比這邊稍低，堤後露着茅草的屋頂，好像有房屋在那邊，那班主指着說道，你們看，河那邊

有人家，咱們過去對付些吃的，便是沒有，也可以打聽道兒，說着首先走下河坡，衆人紛紛跟隨，毓青也扶小玲子走下，河坡甚陡，上下很不容易，費盡氣力，走下對面堤頂，才知河南面地勢較高，方才隔河所見的房屋，原來建在稍微傾斜的平地上，只有三間，一間已經沒了房頂，那班主正立着發怔，毓青和衆人轉到前面一看，這房屋久已空廢，門窗俱無，只餘四壁，沒塌落的房頂，也都穿漏透天，衆人看了全都大失所望，毓青却納悶在這曠野荒郊，孤零零的三間土房，當初不知是何人所蓋，蓋了何用，又向南遙望，仍是平路漫漫，只東南和正南似有黑壓壓的兩片，不知是樹林還是村莊，但看着覺得距離太遠了，隨又轉臉向西一望，忽見在半里以外，好像有人走路，再仔細瞧時，果然是個人，還穿着藍衣服，背上揹着東西，蠕蠕行動，毓青就叫道，你們看啊，那邊有人，班主順着他的手一瞧，便點頭道，可遇着人了，你們先在這小屋裏歇歇，我追那個人去，跟他打聽，說着已向堤口跑去，衆人聽了，就都走進茅屋坐在地下，有的還枕了鋪蓋倒臥，毓青和小玲子也倚牆而坐，饑疲之際，乍得休息，不由都朦朧欲睡，心中

雖仍想聽聽班主的回話，但已忍不住闔上了眼，互當偎倚就要睡着，過了一會，才在朦朧中聽那班主回來，大聲說已經打聽明白了，再向南十五里，便有座大村子，叫作灣頭莊，可以買着吃食，也有人家可以借宿，你們起來走呀，說着又聽衆人嗚七作聲，好似在夢囈中表示倦極不能再走，那班主便說道：好，那麼咱們大夥兒先在這裏歇一覺，等天夕再趕到灣頭莊去住，我知道你們全支持不住了，睡吧，毓青聽着，知道暫時不走，可以放心休息，精神一弛，就更瞓了，覺得旁邊的小玲子，只向自己身上挨來，頭兒直壓在肩上，嬌息微微，似已睡沉，又聽近處似有人撮唇作嚮，他撩起眼皮一看，只覺眼前迷迷濛濛，好似浮着烟霧，那班主在門口踱着，有幾個班中男子，原來已倒下睡了的，這時不知怎着又坐起來，似和班主說話，都沒有聲音，毓青一睜開眼，他們又倒下了，毓青想再看看別人，無奈眼皮沉重得像被重物墜着似的，不自主的又閉上了，心裏也覺得迷糊，不知怎麼一沉，就睡着了，試想他前夜在家，便已少睡，昨日又受了極大刺激，夜間更遭了多次驚恐，受了無限勞苦，兩天多的失眠，二十四點鐘的饑餓，加在十

五歲少年的身上，若沒有愛情的興奮劑，絕對熬不到這時候，但這時一得休息，可就當心完全麻木，簡直變成一灘泥，便在耳根篩鑷，也不能醒了，他在睡中也許作夢，但當時不能自覺，醒後也不能記憶，面上肌肉，更疲乏得不能替他表現夢中的情感，只昏昏沉沉，紋絲不動的睡下去，但這紋絲不動，只是說他自己沒有動作，却不能包括外界的力量，因為他醒時已移動位置了，毓青不知睡了多少時候，才悠悠醒來，張眼看見茅房屋頂，和破孔中透露的大光，他的腦筋還在麻木。只想這是那裏，並不是自己的家，隨又閉上眼，苦思經過的事，腦中忽而開豁，先記起自己經過極大的變化，隨即把睡前的事都想起來，同時左肩的筋肉動了一動，似乎用神經感覺那個偎倚的人，但在着神經的報告，只是一片空處，他愕然一驚，又想起自己和小玲子原是倚牆相偎而睡，怎竟倒臥在地，而且四外空氣也太靜寂了，急忙睜開眼爬起，覺得通身酸疼。忍不住，發了呻吟，但呻吟的尾聲，竟轉為驚駭的激叫，原來他看見屋中空空，不但那偎倚的人已經失去，連別人也一個不見了，草屋中沉沉寂寂，只剩了他自己，毓青左右張望，忽然揪着自己

頭髮，瞪目直視，直疑還在夢中，怔了半晌，才越想越清楚，確乎記得和小玲子，隨戲班人進這茅屋休息，怎一覺睡醒，人都沒有了。隨又轉臉向門外一看，只見仍是一片荒原，日影鋪在上面，寂寞蒼茫，連個飛鳥也沒有，他心裏感到事情不妙，就要立起來，但身體仍然僵木，就連走帶爬的奔向門外，忽覺身下似有什麼東西，格了膝蓋一下，他以為必是瓦礫之類，也沒注意，一直爬出門外，覺身體活動了些，立起勉強掙扎向四下瞧看，滿目荒涼，絕無人影，他又跑上堤頂，再看隔河的來路，也是覓不見人。他心中不由一陣空虛，眼前發黑，腿下發軟，撲地便坐下了，咧着嘴淚如雨下，知道小玲子和戲班的人竟拋下自己走了，她真是心狠，莫怪人們說戲子無情，又說山羊戲猴子、三樣無情獸，你打壓根兒別救我好不好，別理我好不好，却為何既救了我，又半路給拋在曠野荒郊，上不着村，下不着店，這不是要我的命麼，但又轉想，也許不是小玲子的意思，也對我何等實心實意，絕不會作出這樣事來，倒是那班主，從看見我就抱着反對態度，一路上並沒理我，在睡覺以前，他和那幾個男子的神情，更是可疑，也許是他們強迫

小玲子一同偷走，把我拋下，小玲子一個弱女，當然抗不過他們，可是還有些不對，小玲子已經許着和我同心共命，相守終身，關係並非淺鮮，他們雖無力抵抗，然而別人要她拋棄未來的丈夫，怎會低首服從，至少也該哭叫。她一哭叫，我就可以醒了，雖未必能夠挽回，總還可以看個明白，怎她竟悄不聲就跟着走了，這能說不是同謀麼，饒青反覆思想，終不能決定小玲子是否負了自己，自己是否應該恨她，但心中仍是戀念不已，悲傷欲絕，哭了半晌，才想到自己落在這樣地方，將向何處歸着。就啜泣着立起，猛覺眼前一陣發紅，抬頭看時，原來一輪紅日，已向西方地平線下降落只餘三分之二還未隱沒，知道天已將晚，心中越發着急，這時他就如航海的人，被同伴給留在無人荒島之上，天海茫茫，家山何處，不禁悲慟填胸，又加上眼前古原落日，極目無人，使他更生且暮窮途之感，正在夕陽影中獨立如痴，晚風忽起，吹得他連打冷戰，同時又覺饑腸轆轆，眼前直冒金星，和落日紅光，合成一種真幻夾雜奇景，眼淚更流得多了，幸而腦中還很清明，漸漸想起睡前聽班主說，南方十五里有村莊的話，忽想到小玲子和戲班，也必

倒那村莊去，自己若能赶上還能見她的一面，問她爲什麼拋下我，想着就走下堤頂，又轉到那土屋門前，無意中向裏面一看忽見地下有個白花花的東西，好似洋錢，就走入門內去看，果然是兩塊洋錢，在土地上疊着，下面還壓着一張紙條，寫有字跡，他愕然一驚，忙彎腰拾起，只見那是一塊不整齊的毛邊紙，還印有紅格，像是從賬本上撕下來的，上面用毛筆寫了三行字，筆跡粗拙欹斜，僅可辯識，寫的是「你是外行少爺，我們戲班不要你，快拿兩元錢回老家去」底下也沒下款，只這二十多字，還錯了四五个，爺字寫作父下加夕，快寫作快，錢字按藥方寫法，家字缺了頂上一點，毓青看着，知道八成是那班主的手筆，他本來反對自己同行，這可如願了，但想不到還如此厚道，給留下兩元錢。只怕這未必出他的本心，也許是小玲子的主意，但若果是小玲子所留，我實不能感激她，已經把我拋了，何必還施這大恩小惠這好比把人殺死，又在傷口裏抹刀瘡藥，真是不勞費心，想着咬牙發恨，就把洋錢拋擲門外遠處，把紙條扯碎，又走出來，見日頭已像平放的饅首一樣，只剩一半在地平綫上，風更大了，他心裏并不懷疑那班主在睡前所說的話，認定在南方十五里

有名叫灣頭莊的村子，就將右肩對着落日，向南而行，也不知十五里有多少遠。決意要在天黑以前趕到那裏，但平原地方，因無遮蔽，日落較遲，也就黑得較快，日落後的暮景是很短的，毓青走了不大工夫，日頭就完全落下去了，天光漸漸黑上來，他不由心慌，只恐趕不到那灣頭莊，在曠野露宿，勢必凍餒而死，又加風勢更狂，陣陣吹透衣服，寒澈心骨，他的腳腿都凍得發木，但心中比身上更冷得加倍，縮頸袖手，向前拚命掙扎，幸而風是自北向南，還能給他助，他走着遙望前方，似在暮色蒼茫之中，有一片黑壓壓的所在，覺着必是灣頭莊了，又給添了些生氣，喘吁吁的疾奔向前，但到夜幕已張，還未走到所望的目的地，只得還深一脚淺一脚的前進，心中又怕又急，眼淚都在臉上結成冰了。又走了約一點鐘，東方天邊，竟由雲中現出一輪新月。毓青望見不由心中一喜，同時也瞧見前面樹影交雜，知道走到一座柳林前面了，但不知這裏是否灣頭莊，便再進行數武，到樹林跟前，望見裏面遠遠陰黑，進處枯枝縱橫，再加樹影滿地，像有龍蛇蟄伏，畧一猶疑，才舉步走入，到林內方知行列甚疎，樹也不高，似是果林，月光由

枝隙射入，因為樹被風搖，好像月也隨着幌動，直如一張慈悲之圓臉兒，含着冷笑，向他搖頭嘆息，毓青又向前走，只希望過去樹林，便是村莊，那知這樹林甚淺，只一會便走盡了，出林再向前看，又是平野無垠，那裏有什麼村莊，毓青心中希望全絕，身上精力都盡，又坐在地上哭起來，但背後的風愈吹愈狂，陣陣由林中捲出，好像要把他從地上掀起，他也不能安靜的哭，身上又冷得難過，牙齒不住顫動，相觸作響，就又抬起頭，左右張望，忽然着在旁邊數丈之外，有一座大房子，在目光照映之下，很是宏闊，他不由叫了一聲，埋怨自己太已疎忽，眼前便有人家，竟沒理會，看這樣兒好像是家大戶，但怎孤零零立在荒地裏呢，想着身上又生出力氣，就立起向那房屋走去，將到近前，才看出牆壁上一片片紅色，式樣也不像住宅，走到正面，果然是一座廟宇，坐北向南，背着樹林而建，看不出是什麼廟，因為山門的上端已圯落了，兩邊的牆依然峙立，只是也都剝蝕了，再向裡面看，三面都是大殿，但欄門都已傾倒，門內黑洞洞地，好像張着大口，離門便是獠牙，院落很寬大，地下滿是枯乾的蒿草，毓青立在廟門口，怔了一怔

，心想原來是座破廟，我白喜歡了一場，就要轉身走開，但轉想走又上那裏去，不如進廟裏過此一夜，還可以暫避風寒，就舉步走入廟門，看着殿門的黑洞，覺得陰慘可怖，又加脚下踏着乾草響，更使他害怕，勉強壯着胆量，走到院中心，見西配殿被月光照着，較為明亮，就登階走入，進到門內，只見地下堆着許多泥土，高有三尺，仰頭一看，竟見着天上的星，原來四壁空存，屋頂已圯了，只得退出來，再走到東配殿，只見屋頂尚未全圯，只破了幾個大孔，但迎門却堆了許龐大的物件，不能走入，他低頭摸着一件東西，仔細注目，猛然瞧出一張紫色的大臉，好像戲台上的花面，有極大的兩隻眼和血盆大口，露着獠牙森列的白牙，他嚇得倒退幾步。才知道廟中神像都堆疊在一處，自己所見是一位神像的頭，看來東西配殿都不能進去，只有希望正面大殿了，就又下階走過去，將到殿前，忽見眼前的草，一陣亂動，並且發出嗚嗚的叫聲，像是草裡有什麼活物，被驚跑了，毓奇嚇得怔了半晌，才又向前走，上了石階到殿門向裏一看，只猛見迎面立着個高大的人影，又嚇了一跳，細看才瞧出原來是一尊神像，也並非立着，却是神

案上的坐像，大約這是廟中的主神，所以仍能保持原座，沒給送到東配殿的大堆裏，但不解何以看有這樣清楚，再走幾步，便是神像後面的牆也破了個大孔，好像大月亮門由孔中可以看到廟後明月照耀的野地，所以光綫把神像給襯托出來，便進入殿中，向兩邊看看，見別處還都完整，雖然中間是穿堂風，但兩邊的屏隅，還可以避風，總比露天地稍好，他就向左走去，忽然脚下被絆了一下，腳下用手摸摸，原來地下放着一塊極厚的木板，表面還很光滑，用手抓住邊沿，想搬到一旁，那知用盡氣力，紋絲不動，也知道這塊木板必然很大，就由上面走過，只一步又覺脚下踏空，原來已跨過木板，踏到地面了，跟着又進了兩步，隱約看出前面是牆，同時腿上覺得觸着什麼東西，忙彎腰伸手一摸，只覺觸手溫軟，好像布類的東西，再舒掌一加撫摩，才覺出是很平坦的東西，上面鋪着布，再向前伸手，便觸着牆，向兩旁伸手，愈伸愈遠，最後在兩邊各摸着一塊磚頭，他忽恍然大悟，明白這是一張用木板搭的床，上面還蓋着床單，磚頭想必是當枕頭用的，由這上面看來，廟中必然有人，但不知是乞丐，還是看廟的人，只是在這透風大殿

中，居然能夠居住，這人真不怕冷，毓青這時好像流落荒島的魯濱孫，雖不能看見人類，但看見人類的遺跡，也使心中感到溫暖，又想到住在這裏的人，也許就在附近，我何不找他作伴，省得自己害怕，就走到大殿門口，叫了一聲有人麼，那知廟內太曠，他說話，就發出嗡嗡的回聲，好像四面都有幽靈的隨聲，喘息不敢再叫，忙又退回左邊牆下，坐在他所玄想的床上，自覺實在支持不住了，不管怎樣，且睡上一覺再說，就倒在床上，屈肱作枕，無奈身上冷得難過，就用手摸索，覺得床上的布，由床邊垂下，好像平常人家床單太寬，就下垂床落，當作床幃似的，心想我何不拉上來蓋在身上，雖是單層，總比不蓋好些，就向上拉着，居然拉上了一尺多，但再拉就覺下面有了阻力，稍一使勁，竟而破了，却沒有一點聲音，可見這布已糟朽到了極度，毓青覺得毀壞了旁人東西，恐怕物主不饒，甚是害怕，便不敢再動，只把拉上的蓋住半邊身體，想要入睡，無奈凍餓過度，衷氣空弱，定不住心，一陣陣的發慌，又加牙齒響個不住，身體抖得不能制止，那裏能夠睡着，又見那牆孔的神像，不住動彈，好像點頭似的，明知是風吹的原

故，但看着像是活了一樣：很是害怕，忙又閉上了眼，過一會，只覺身體都有些麻木，向下摸床板的一面，稍為好些，但那床板也十分可怪，不知怎樣作的，中間隆起，兩旁低陷，和普通軟床，恰好相反，普通軟床若是兩人同睡，必然都滾到中間，擠得難過，一個獨臥，恰嵌入凹穴之中，也不舒服，毓清這時所睡的床，却是中間凸起，使他常要兩旁溜下去，只得移身向後，為這後面有牆擋着，不致跌落地下，但已覺得十分難過，他不由詫異，這床板何以如此不平，那個睡在上面的人，怎竟不加修理，想着就伸手摸床板邊沿，覺得這板厚有五六寸，邊沿下方，還起了一道凸槽，再伸手向上面一摸，側面也有厚板，而且厚度相同，形勢也很奇怪，他摸着忽然心中一跳，猛想到這構造像是什麼東西，連忙翻身爬伏，揭起頭上的布，睜圓了眼睛，仔細一看，因為他久在暗中，目分已能適應黑暗，又那還有外面的月光，由破牆孔反映進來，但還要竭盡目力，才看出自己所睡的并不是床，而是一口白漆沒上漆的棺材，這棺材的蓋，已然分離，就是他方才所跨過的厚木板，棺材是斜放着，底部靠牆，兩帶向着上下，上口向外，好像一

雙側面開門的箱子，因為沒有門，才用破舊的神幔當作門簾，所以棺材裏面才是舒服地方，毓青不知，竟當作了床，睡在棺材帶上了，那兩塊磚原是壓住神幔，不使落下的，毓青也誤當了枕頭，這時他一看明白，少年人本來最怕兇器，何況又在荒郊野寺之中，自己身體還睡在上面，不由驚悸亡魂，立刻想起以前聽過的鬼故事，什麼人在深山遇見厲鬼，又是什麼人夜宿野寺，聽見棺材一響，由裏面跳出滿身紅毛的僵屍，這些印象，很快在他腦中映現，不自禁叫了聲「幽媽呀」，同時下身利了小水，他毫不知覺，只想滾下棺材跑出去，那知就在這時，猛聽身下棺材裏面有了聲音，格格的好像喘氣，又像驢馬打噴嚏，毓青的魂立刻就要脫開身體，嚇得癱在那裏，心裡只想鬼來了，鬼要出來了，自己非被掐死不可，他這時若是飽暖，準得吓暈過去，只因為肚空氣虛，血液無力上衝，所以更不得暈，正在這時，又聽身下坪坪而響，那棺材搖動起來，好像要向前傾倒，因為棺材側面向下，只中間凸起部分着地，所以一動就搖擺起來，隨見由棺材口內滾出一個黑影，先落在地下，才看出像是人形，那暗影兒伸臂蹬腿，由地下跳起來，毓青魂

靈幾乎離竅，只想鬼來了，真出來了，拚命向後退縮，但後面的牆並不能掩護，他却只向牆上挨擠，好像要擠破牆進去似的。那黑影已由地下跳起，却是轉向內，毓青只看見他身量高瘦，身上穿着黑衣服，却似綴着一塊塊白色東西，搖搖幌幌的站住，就跳着直向前面去了，毓青聽人說過，鬼是只會蹦跳，不會走路的，更信他必是僵尸類了，那鬼跳到殿中央的神案前面，又立住了，忽然開口罵了聲舅子的，好冷，媽的凍死人，毓青聽他說話聲音嘶裂，十分可怕，口音像是山東，必是山東人死在此處，遺榷未歸。日久變爲僵屍，半夜出來作怪，但鬼怎還怕冷，又自稱爲人呢，隨見那鬼一轉身，到了神像背後，正對後牆的破孔立着，因有孔外映進的月光，才看見這鬼頭上亂髮蓬蓬，臉上瘦得酸嚙露骨，兩隻大眼，灼灼亂轉，頰下都是連鬚絡腮的鬍子，在鬍子中間露出白牙，好像正張嘴噓氣，真是個猙獰的厲鬼，身上好像穿着青色長袍，那塊塊白色，原是破露絮棉，看着忽見那鬼把長袍脫去，立刻變成一絲不掛，完全赤裸，細瘦的身體，直如枯樹，跟着便作了個姿勢，下身騎馬蹬牆兩臂左右平伸，和神像背對背的立着，這時風更

癡狂，氣候更冷，在曠野中直不止於滴水成冰。但那鬼竟迎肅寒夜勁風，紋絲不動，毓青逃無可逃，避無可避，只像失魂似的，矚目對那鬼望着，心裏却明白少時定要被鬼噉了，只是等待時候，那知過了足有十幾分鐘。那鬼還是不動，毓青尋思莫非給凍死了，便隨醒悟鬼是不會凍死的，果然那鬼又突活動，一跳便恢復直立的姿勢，又披上了長袍，隨即圍着神像跳起來，連跳了三四個圈兒，忽然向棺材這邊跳回來，漸跳漸近，毓青只覺那高大的黑影，和酸囓的鬼臉，已到了近前，跟着就瞧見了那可怕的白牙，他驚懼過度，失聲一叫，就失去知覺了。

第四回

天涯銜恨嚼血念家山 人海迴波驚心聽鼙鼓



話說毓青驚死以後，不知過了多大時候，才慢慢的醒來，已覺身！有覺溫暖，張目一看，仍是漆黑一片，想起方才的驚怖情形，不由又一陣抖戰，

同時發出哼聲，忽聽身旁有沙啞喉嚨說道，你怎樣了，毓青又是一驚，睜目瞧看，仍黑得什麼看不見，心想我在那裏，這說話的又是何人，伸手向上一摸，還未伸直，便觸着了木板，心中更覺驚詫，再向旁摸摸，也是木板，好像被裝入匣裏，立刻恍然大悟，自己必已死了，被僵屍裝入棺材裏面，心中倒不甚怕了，隨又聽人說道，小孩子，你轉過來了麼，毓青循著聲音來處，向外一看，才見這一面竟有亮光透入，才明白自己進了那側放的棺材裏，所以向外一面有光，棺材外面有一個黑影，似在地下坐着，身上還是一塊塊白色，知道仍是方才所見的僵屍，就顫聲道，我死了麼，你拿着替身了，外面聲音說道，什麼，你說什麼，毓青道，你掐死了我，放進棺材，就該自己脫生去了，我聽人說過的，外面傑傑大笑，聲音好似老鴉，笑了一會才道，我拿替身，我是鬼呀，毓青道，你可不是鬼，把我……外面又笑道，莫怪你暈過去，敢情把我當了鬼，吓掉魂兒，說着似乎伸手入棺，向毓青頭上摸索半晌，才又說道，你睜大眼睛看看我這鬼，毓青只聽劃然一聲，眼前突現光明，原來那鬼已劃着一支火柴，放出亮光，但那鬼並不是只為毓青

瞧着他，同時還要利用這陽世的物質文明，用火柴燃點他口中所銜旱烟袋，毓青在這火光一耀之間，看得他的面目，其實方才已看見了，這時近看，才覺這人臉上只是鬚髮太長，臉上削瘦污穢，兩眼巨而有光，灼灼可畏，並沒有鬼的特殊標幟，而且帶着笑容，跟着火柴熄滅，又復黑暗，毓青道，你不是鬼麼，那人道，你若不是小孩子，我就揍你了，好生的人，憑什麼是鬼，毓青道，你是人，可睡在棺材裡，那人道，棺材裏暖和呀，毓青道，好，你差點吓死我，從棺材出來，滿地亂跳，……你是人怎麼跳，那人道，你真是小混虫，我的脚都凍僵了，跳跳好活動血液呀，毓青道，你跳也——叻，這岔兒不對，我還看見你脫了衣服，迎風站着，人誰受得住，那人道，這個你更不懂了，在凍得要命的時候，越畏縮越冷，不如爽性脫了衣服，迎風一站，等把渾身凍木了，再穿上衣服，再過一會，身上回暖過來，就能熱得出汗，我們管這個叫添棉被，你小孩子沒挨凍啊，毓青才明白，心想原來還有這樣事情，但也是他身體健壯，自己若照例來一下，立刻就凍死了，便道，你是常伴棺材裏，天天這樣添棉被麼——毓青說着，忽想起自

已暈倒。在棺材裏，既知道面前是人，不再懼怕，便又對凶器生了畏惡，連忙從裏面滾出來。那人道：裏面還暖和點兒，你怎又爬出來，毓青道：我怕，我怕這棺材，不能像往常睡任裏面，滿不介意，那人道：誰說我常睡在裏面，我也過路的人，今天走到這裏，因為頂着大風，不能再走，看見破廟，進來胡亂住一宿，那時還不亮兒，這大殿上棺材，原來放得好好兒的，坐在殿角，冷得要命，就揭開棺材蓋見裡面是空的，心想躺進去，比外面暖和，可是也嫌忌諱，我就把它搬倒，當個木櫥使用，又見供桌底下堆着一團東西，拿起來看，敢情是當初神像前面的幔帳，已經都糟朽了，可還沒很破，我就把一半壓在棺材上面，當簾子擋風，一半纏在身上當被，吃了點東西就睡着了，到半夜醒來，覺着身上凍木，忙起來添棉被，那知再走回來，聽見有叫喚聲音，我伸手一摸，覺得是個人，喊你也不答應，知道是凍壞了，就搖撼了一會，才聽你口裏有了呼吸聲音，跟着抱進棺材裏，用神幔給圍上，又把我的破綿袍也給蓋上，過一會我實受不住，才把綿袍又拿下來穿上，你也跟着醒了，方才劃火柴，照見你還是個小孩兒，書房學生似的，怎

也跑到這漫窪野地來，毓青出到棺外，溫度已差了許多，不由又抖顫起來，聽那人相問，才答了句我是從——忽然心中一陣難過，頭暈心慌，再也說不下去，只牙齒格格作響，那人道，怎了你，還是冷不是，毓青捲舌顫出了三個字說我是餓，——那人道，你餓啊，我這裡還有點吃的，你先墊墊，說着又向棺材內摸索半晌，取出一塊東西，遞給毓青，毓青接過便自吞噉只覺入口粗糠，滋味却極甘芳，吃完稍遲一會，心中才稍穩定，但跟着肚裏又覺疼痛，好像飢餓太久，腸胃已縮細了，忽有食物進去，感到撐裂似的難過，疼了一陣，才覺好些，那人聽他呻吟，就道，你必是餓了不少時候，不該吃得太快，待慢慢的咽，毓青呻吟道，可不是，差點兒把我疼死好像肚裏有把刀割着似的，這會才好了些兒，我是從保定來的，那人聽了道我却正往保定去，你這年貌青青小孩兒，單身出來這麼遠，你姓甚麼，家裏還有人麼，毓青把自己姓名說了，隨又問他貴姓，那人道，我姓范，名子就叫范天星，是河南信陽州人，在山東濟南府住家，毓青道，莫怪你說話跟我家那山東廚子不一樣，原來老根兒是河南的，范天星道，我在外

面跑了半輩子，那裏口音都有，當初李宮保作直隸督時候，我還保定住過幾年，這聽是第三回去了，說着又似自笑自嘆道，頭回去是當兵，二回是作官，這回弄成討着飯去了，真他媽的破落戶趕集，一聽不如一趨，毓青道，你上保定幹什麼，范天星道，我是找人。哦，我打聽你一件事，你不是才從保定來麼，毓青道，是啊，我昨天夜裡才出城的，走了半天一夜，才到這裏，范天星道，我打聽你，有個唱髦兒戲的戲班，多半是在府馬號裏唱，原來叫作福盛班，現在不知改了名子沒有，班裏都是女角兒，有個翠仙，還有個……毓青接口道，還有個翠卿，還有小玲子，范天星道，對，對，你必聽過她們的戲，這班兒還在保定麼，毓青道，沒有走了，我就是跟她們一塊兒走的。范天星聽了，猛握住毓青的手臂，叫道，什麼，她們走了，跟你一塊兒。——現在那裏，毓青被他抓得生疼，叻的一叫，范天星才鬆了手道，我的手太重了，好兄弟，你快說，她們在那裏，毓青揮着手腕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們走在半路，把我拋下了，范天星道，拋下你，你看見他們往那邊走了，毓青道，我正睡着覺，怎能看見，范天星大聲道，我看你箇

直胡說，這禮兒一點不對，你是個小學生，怎會跟戲班一塊走。毓青道，你既認識那戲班的人必知道有個小玲子，范天星應聲說道，哦，小玲子怎樣，毓青道，是小玲子和他娘翠仙，帶我一同走的，范天星發出詫怪聲音道，她娘兒倆——帶你走，爲什麼帶你走，毓青道，因爲小玲子跟我——跟我——好的磨着她娘帶我上山東，范天星啊——一聲道，上山東，她既帶你上山東，爲什麼又半路把你拋了，毓青道，是我運氣不好，半路出了事，翠仙被馬奉九的人搶去了，說到這裏，猛聽范天星一聲吼叫，隨覺那有力的大手又抓到自己臂上，比方才那一抓還疼十倍，不由又踢踢亂叫，那范天星竟不鬆手，厲聲問道，你說翠仙怎樣，毓青道，他被馬奉九搶走……哎喲，你可放開手呀，范天星才鬆了手，又很快問道，馬奉九是誰，爲什麼搶翠仙，毓青聽他聲氣甚厲，心中更怕，就漲着胆量道，你幹麼這樣着急，難道你是你的什麼，范天星厲聲道，這你問不着，小混蛋你快說，到底怎麼回事，毓青不敢遲延，只得把馬奉九在保定作什麼官兒，有何等勢力，以及起初如何要翠仙陪酒，翠仙不允，惹起風波，便急離開保定，以後馬奉九又如

何與毛子良勾通文明茶園拿櫃毛禿子，合謀把全班騙來，預備霸佔翠仙，最後又把自己親見翠仙被劫情形，全都說了，說着只聽范天星口中格格有聲，原來是咬着牙響，忽然一躍而起，同時把毓青也給從地下揪起來，叫道：「你的話是真的麼，毓青道，我親眼瞧見的，啊……嗚，骨頭都斷了，你爲什麼這樣……：：：那范天星並不答他，仍自問道，你知道馬奉九在那裏住，毓青道，我不知道，范天星切齒說道，反正到保定打聽就知道，我跟你死有活，絕不能教你霸佔我的……說着猛一頓足，放下了毓青，轉身就向外走，毓青叫道，范先生，你幹什麼去，范天星道，我上保定找馬奉九，毓青道，你等等，我也回去，咱們搭伴走成不成，范天星道，我有要命的事，你別累贅我，毓青這時已明白他和翠仙必有密切關係，自己聽人說道，翠仙丈夫在什麼地方遭了官司，禁閉已有數年，莫非就是此人，刑期屆滿，來看看他的妻女，追着叫道，范先生，你是小玲子的父親麼，范天星已走出殿門，聞言又回頭問道，你怎麼知道，毓青道，我聽小玲子說過，他父親在什麼縣打官司，還沒出來，你若不是她父親，絕不會這樣着急，范天星道，

我是她父親又怎麼樣，毓青道，你是他父親，我有話告訴你，范天星硬轉身走回道，你告我什麼樣，毓青道，在翠仙……翠仙不是你太太麼，她被那羣人搶走時候，會喊小玲子，教給她父親傳話，我在旁邊聽見，現在小玲子不知到了那裏，我就替她告訴你，范天星道，你說，翠仙傳給我什麼話，毓青道，翠仙對小玲子說，只當我死了，有朝一日見着你父親，就說我絕不給范家丟臉……話未說完，只聽嘆咤一聲，范天星已跌坐在地下，跟着似哭似號的吼叫了一聲，同時用手拍得地下棺蓋作響，叫道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她的人性，準錯不了，定是死了，死了，說着嗚嗚的哭了兩聲，忽又叫道小孩兒，你說她是什麼時候被搶去的，毓青道，昨天晚上十點多鐘，范天星自語道，昨天一夜，今天一夜，我趕到保定，還得明天一夜，來不及了，來不及了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毓青道，范先生不要難過，馬奉九萬沒個害她，不會死的，范天星叫道，你混蛋，我盼她死，盼她死，不用馬奉九害她，她自己死，死了我給她報仇，說着忽跳起來，又跌下去，直挺挺在地下躺着，毓青被他嚇怔了，再不敢說話，只聽他吁吁

喘氣，過了半晌范天星哈哈大笑，笑得比鼻還難聽笑完又叫道好，這是命中造定，我爲她們坐獄，在獄裏爲她們苦熬了二年多，好容易熬出來，她又出了事，好好，現在我倒好辦了，只一條腸子一條道兒，沒別的可說找馬奉九拚命，說着稍一停頓，又發出一聲悲嘯叫道呀，還有小玲子，我的女兒：說完這句，又沒聲音，毓青在旁自己尋思，世上真有這樣巧事，小玲子才拋了我，她父親竟被我遇上了，這個才出了監獄，千里間闖來尋妻女，不想他的妻女恰在前一夜遭逢奇變，骨肉慘離，恐怕無望重逢，他怎會不發狂呢，但自己在這荒郊之中，好容易遇着人，總得跟定了他，他上保定去尋翠仙，正好把我送回，我可受夠罪了，寧可到城裏去作乞丐，或是回家被父親打死，也不再在外面流落了。想着忽聽范天星叫道，小孩兒，你過來，毓青應了一聲，范天星道，你跟我說的可都是實話，若是騙我，我要把你劈成碎塊兒，毓青嚇得要哭道，我騙你幹什麼，范天星道，我知這你這小孩子不會騙我，這件事準是真的，小孩兒，你別怕，告訴我，怎樣和翠仙娘兒倆認識，她們爲什麼帶你出來，毓青便把自己和小玲子的一班遇合，以及跳河被救，小

玲子和母親商量，要帶自己回山東供給上學的話，全都說了，范天星聽着，哦了一聲道：「原來她們是這意思。我明白，小孩兒，若不是遇着這場禍事，你差點成了我的姑爺，現在全完了，你叫什麼名子，毓青道，我方才說過了，我叫黎毓青，范天星道，黎毓青，好的，我沒別的幫你，等一會天亮，我上保定打聽翠仙下落，順便送你回去，你趁早奔你的家，你爹再狠也不會打死你，流落在外面可準活不了，毓青應着道，謝謝你，范天星又道，你和小玲子既那樣好，她怎又拋下你呢，毓青道，我看全是那班主的手病，他從起頭兒就不願帶我走，范天星道，翠卿的男人麼，那小子外號公道老兒，頂是萬惡，毓青聽着一怔，心想公道老怎倒萬惡，就問道，他既不是好人，怎叫公道老兒，范天星道，你不知道，公道老兒是一種草，鄉下都種在田畝邊上，比如你我兩家的地，東西相連，中間種着公道老兒，我若起了負心，向你那邊多犁了兩步，碰着公道老兒，那草就往我這邊長過來，倒把我的地佔去一塊，你那邊碰了它也是一樣，所以叫公道老兒，那翠卿的男人，外面像肉頭似的，心裏却壞得利害，誰一沾他，他就欺過來，可是別人

不必誠心沾他，他總是迎頭兒給一點便宜，你只一貪這便宜，以後的害就受大了，我這回遭官司，還有人說受他的害，只我還不知算確，不能誣賴他，往後查明白再說，說青蘆，您這回官司怎樣遭的呢，范天星道，別提了，我原來在第七旅作連長，駐在泰安，翠仙到泰安唱戲，我常常去聽，她原來是很拐古的，向不和男人來往，不知怎麼看中了，我，有一天她唱完戲回棧房，路上受土棍欺侮，是我把土棍打跑了，翠仙就邀我到棧房去坐，談得很投緣，不料才認識一個多月，忽然換了旅長，爲安置私人，把我調到旅部當副官，我賭氣辭了職，就去向翠仙告別，翠仙才露出要嫁我的意思，我見她在我丟官時候，居然提到婚姻，沒一點勢利意思，自然感激非常，答應娶她，那時公道老兒正在班裏管事，他早想圖謀翠仙，無奈翠仙早已立下志願，不嫁本行，他已很怨恨，再見翠仙將要嫁我，更生嫉妒，就在中間攪合，無奈翠仙主意已定，終於離開戲班，跟我到濟南，辦了喜事，就在當地居住，把兩人的積蓄都拿出來，想作生意，無奈我是外行，不知幹什麼發財，只可掄外行能幹，仗胆量硬運氣的事，販運起烟土來，很賺了不少錢，

過了幾年好日子，在這時候生下小玲子，那知又過了五六年，我竟走了霉運，一批值十幾萬的貨，被官人撈去，我也落了網，等到撕羅出來，已經家產盡絕，連飯也沒有了，逼得實沒法兒。只得背着翠仙，和一個落魄的僱口同事，到外縣去幹切偷生涯，得了手就跑到濟南躲着，也沒落着什麼，只對付吃飯。偏巧了戲班因為沒了翠仙，生意越來越少，翠仙也嫁給公道老兒，小產過幾回，把人變醜了，更叫不上煙兒，實在支持不住，便來請翠仙回去幫他。翠仙因家中光景不佳，就答應出去再唱二年。我雖不願意也沒法兒，只得帶着小玲子，跟着出來。翠仙真有人緣兒，她一出世，戲班立時就興旺起來。各縣都來邀誰，過了二年，掙下不少錢，我想教她辭班回家，無奈翠仙倆口兒苦苦央求，定要再多帶一年，我也只好答應。那知在這當兒，就出了岔子，你是一個小孩兒，不懂得世上吃飯艱難，這江湖唱戲的更苦，簡直比任人都下賤，到處得受欺負，無論那一縣那一鎮，全有坐山虎紳董，說白了就是惡霸，再加上地面上的官人，戲班到了地方，必得先應酬好這些人，才能唱戲，若問怎樣應酬，自然少是用銀錢。唱戲的那裏有錢

，只可由他們囉唆，有時班裏年青的女角兒，或是小旦，得先陪他們睡幾宵，再說開台的話。可是翠仙壓根兒不肯幹這種事，以前全是翠卿出去應酬。到翠卿變得不成樣兒，又換了個搭班的角兒月娥，應這份差使，只是迷翠仙的人太多，常常有麻煩，這倒多虧了公道老兒，他能講話溜舌，閃轉騰挪的對付，把多少次的麻煩都對付過去。翠仙幹這種行業，還能乾乾淨淨，實在是不容易，所以我在唱滿二年的時候，要回家，只禁不住翠卿倆口苦留，才又續了一年，那知才過了三四個月，戲班被河南臨汝縣邀去，給知縣作壽，那知縣倒不急的，只有一位本縣紳士，作關防局局長的錢友居，那小子看上了翠仙，定要接她到家去，翠仙自然不肯去，那小子掛了倒勁，派四個人到下處，定要翠仙跟着走，看神氣不走就要強架，我自然氣紅了眼，一時忍不住，就把身上藏的手槍掏出來，對他們一比劃，那四個人全跑了，公道老兒吓得要命，埋怨我惹了大禍，不知要鬧出什麼結果，他又自告奮勇，要上縣衙門去尋那個和他相好的李班頭，求他向錢友居講情，不要追究。我害怕了，就教他快去，公道老兒去了半天。回來說李班頭已去見了

錢友居，錢友居看着班頭情面，答應不來追究，事情算是完了，但他却送給李班頭二十元謝禮，要我擔承，我只得給了他，這時戲班已在縣衙唱了三天，在城裏關帝廟唱了兩天，再有一天就該走了，那知當天夜裏，我正睡着，忽聽街上有槍響，又聽見人聲吵嚷，次日早晨，一間店裏夥計，原來附近一家大棉花店遭了盜劫，搶去二百多塊現洋，還打傷了店主的腿，我聽着也沒介意，那知這件事竟會跟我有老大關係呢，到了當天唱完了戲，公道老兒帶全班人走了，留下我等領一筆沒付的錢，他們走後，不大工夫，就來了一夥軍隊，把店房圍了，捉住我一搜，搜出手槍，立刻帶到縣衙，硬賴我是土匪，在夜裏搶了棉花店，我自然不認，受了多次刑法，所幸棉花店裏的人，不能指認我的面貌，所以沒能定案，只押起來，隔幾日就過回熱堂，我雖然咬牙不認，無奈官面上有錯拿的沒錯放的，一直含冤被屈的，收在裏面，我自己尋思，才慢慢明白，這裏面有毛病，必是錢友居藉題害我，說不定公道老兒也勾串合謀，他或者在見錢友居求情時候，已經定下奸計，公道老兒從起初沒得到翠仙，就恨上了我，以後翠仙嫁我，離開戲班，戲班

跟着就衰敗了，他當然認定倒嚮倒在我身上，到翠仙二次出來，唱滿二年，我不願再續，定要回家，還和公道老兒拌了回嘴，雖然到底又續一年他跟我已經，結下仇了，大概他料着若不除掉了我，終不能長久留住翠仙，給他效力，若把我收拾了，翠仙就跑不開他的手掌。所以趁這機會，把我埋在臨汝，他的行為也很有破綻，向來銀錢的事都是他自己經手的，這次竟單把我留下等錢，其實這不定有這筆錢沒有，他只說教我留在店裏，向到晚上有人送六十吊錢來，我收下明天再隨後趕去，但沒到晚上，我就被人捉走了，他簡直是誠心藉這題目留下我，壓根兒就沒這筆錢，再說翠仙的人性，我是知道的，他便走出多遠，不見我趕去，必然回來尋我，若回到臨汝，知道我遭了官司，怎樣也得想法搭救，至不濟也要探看打點，但我下獄許久，什麼信兒也聽不着，可見公道老兒必對翠仙欺瞞嚇吓，不教她再回來，我想到這兒，氣得要死，可是沒有真憑實據，只胡猜不能作準，只可等出來再，說那知我這案子一天天冷下來，不大過堂，可是捉不着真正凶犯，官面必不肯放我，直在獄裏關了二三年，到前一個月，我才得機會逃跑出來，先給

錢友居家裏放了把火，就跑到開封，打聽翠仙他們這戲班到沂州去了，我趕到沂州，又說回了濟南，我又奔濟南，半路在德州聽說戲班上了保定，我撥頭又奔保定，從出獄以後，身無分文，只仗乞討和劫奪，湊合活着，今天走到這裡，天已向晚，就在這破廟住下，吃了些討來的乾饅，靠在棺材裏睡覺，不想遇見你，才知道翠仙也遭了橫事，我們夫婦怎都這樣命苦，咳，我知道她準是死了，偏巧在我出獄來尋她的時候，她若早死幾月，也不奇怪，若晚些日，容我和她見個面，再出這事，也算老天爺一份厚道，如今竟趕得這麼巧，老天爺真是跟我們作對，我若有力氣，就拾塊磚頭砍壞書寶殿，哎喲，真害苦我了，說着又咬得牙關亂響，毓青聽了，才知他有這樣不幸的遭遇，不由代爲嘆息，就道，你的運氣真太壞了，怎麼儘遇上這種事，可是既遇上又有什麼法兒，我勸你不必難過，翠仙也未必死……范天星聞聽，寫寫笑道，混孩子說混話，她不死又怎樣，再說又怎麼能不死，她絕不肯從那馬奉九的，馬奉九能搶了她去，還會放得過她，不是她自盡，就是被馬奉九殺了，毓青道，馬奉九愛她，還會殺她，她要自盡，人家不許看

住麼，范天星道，你不知道她的人性，只要失了身，任憑馬奉九怎樣看守，她也非死不可，就是……就是萬一又萬一，她把心變了，居然從了馬奉九，那也永遠回不來了，跟死有什麼兩樣，所以我盼她頂好是死……范天星說到這裏，忽然咳嗽兩聲，又發出拍拍之聲，好像自己打着嘴巴，大聲罵道，好龜孫，我真該死，怎麼說出這混話，猜疑翠仙會變心從了馬奉九，難道我還不知道她，翠仙我真對不過你，我簡直是胡說，……毓青聽他這樣相信翠仙的貞節，錯說一句話，立刻就悔恨自擲，想必翠仙有看使他相信的地方，至於夫婦的感情，更是不言而喻，然而一個是久走江湖的女伶，一個是行劫放火的凶漢，居然湊成一對義夫節婦，真是奇怪，但翠仙被搶到馬奉九家裏，果然能像她丈夫所說，守身不屈，捨死完貞，這倒教人不敢真信，倘然翠仙果能如此，那麼這一對義夫節婦所生的女兒，必也是好的，由此可知小玲子只是受那班主脅迫，並非有心捨棄我，但這仍是猜想，並沒法子證實啊。想着便道，范先生，你也不必難過，還是到保定去打聽打聽再說，馬奉九再凶，也未必敢隨便害人，也許因為翠仙拚命不肯從他，

他沒法兒，就給放出來，范天星哈哈笑道，小孩兒，你倒會給我開心，可惜沒這種事，我現在只盼她死，死了我給報仇，我給報仇，……毓青聽他最後一句話，竟是哭喊而出，慘厲可怖，就不敢再說，范天星也半天沒有聲息，過一會才道，小孩兒，你要睏，就選棺材裏再睡會兒，等天亮咱們搭伴上保定，毓青這時再也不敢進棺材了，只說不睏，范天星道，你怕啊；過來，咱們倚牆擠着，還暖和些兒，再歇一會，天也快亮了，毓青就湊到他身旁，相倚而坐，都打了個盹兒，到毓青再醒時，覺得旁邊有人搖撼，睜眼見天已黎明，前面的殿門，後面的牆孔，都透進曙光，風已停止，但曉寒比夜中更峭，凍得通身俱僵，二人相扶着立起，在地下跳了一會，才覺血脈活動，范天星又從棺材裏取出一個破布包，裏面包着一塊玉米麩的餅子，就分成兩半，范天星兩三口便吃完了，毓青費事半天，才和着僅有的津唾，咽下乾澀的喉嚨，吃時看着那白殭兒的棺材，想着夜中在裏面睡覺，十分惡心，又見那殘破的神幔，已由茶黃色變成烏黑，上面掛滿了油煙和泥土，還黏有許多黃紙錢的遺跡，大約這神幔所以能夠延年，就仗着油煙和泥土的保

護，但想不到這破廟之中，連神像都已遭劫。居然還留下了一張帳幔，也算是奇跡了，當時范天星等把吃完，便催促起程，二人不走殿門，由後面破孔而出，經過神位旁邊，毓青舉頭看時，見是紅袍白面的坐像，在供桌上單擺浮攔，前面也沒有供器，神像臉上好似現着落漠無聊之色，心想這位神仙，不知是誰，當年必曾受過香火，如今竟淪落至此，可見神仙也有運氣高低，今天還有我和范天星跟他作伴，以後却要寂寞淒涼，茫茫萬古了，想着已出了牆孔，又看見一片荒野，極目望去，不見人家，說道，奇怪，怎麼沒有村子，那班主明明說往南十多里，是灣頭莊，昨天我一直跑了半天，因為風大，實在走不動，才住在廟裏，還覺着離灣頭莊已不遠了，那知竟沒影兒，范天星笑道，傻小子，你還信那小子的話，他是賊心騙你，教你醒了時往南追，越追越遠，他們不是往東，就是往西去了，我正從南來，在這五十里裏，沒見一個村子，毓青聽了，才知那公道老兒，早已安下拋棄自己的心，無怪在睡覺以前，曾見他和幾個班中男伴，交頭接耳，神情鬼祟了，想着就和范天星由廟旁繞過，穿樹林向北而行，范天星却認識路徑，並不走

他曾來的路，偏西走下去，只走了三四里，便又到了那條廢河，越過河再走了不遠，到了一座小村，便是昨日毓青遙遙望見的二人進村，毓青取出袋中的錢，向村戶商乞一飯，這家村戶是一雙中甸夫婦，和一個十幾歲兒子同住，當時正值才作熟了早飯，就讓他們先吃，毓青坐在燒熟的炕上，吃了一塊秣米麪餅，喝了兩盞玉米渣粥，既飽且暖，但這一舒服，好似把兩日來所受的飢寒疲困，全都勾了起來，以前他咬着牙關，忍受一切，任有如何痛苦，也無法脫避，無可告語，只憑一股橫勁堅持，居然也挺住了，但這時乍得飽暖，又搭着伴侶，有了回家希望，心中一鬆，於是精神身體，全都緩過勁兒來，只覺通身酸痛，頭腦昏眩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吃完歇息一會，范大星教他起身，他應着由炕上挪下，脚才沾地，便覺兩腿都像失了知覺，麻木癱軟，竟一交跌倒，范大星忙把他扶起問道，怎麼了，毓青迷迷糊糊，呻吟着說了聲我暈了……范大星看他顏色青白，神情迷惘，就道，你撐不住了，哦，本來一個小孩子，又是嬌養慣的，怎受得住這個，我看你絕走不動了，只好借這兒睡一會，養足了再走，說着就把毓青放在炕上，毓青沒

等他放手，便已呼呼的睡着，范天星只得屋主說了幾句客氣話，央求稍留半日，那屋主倒很和氣，不過看着范天星的神氣，不城不村，似丐非丐，頗覺扎眼，若只他一人，就必受拒絕了，所幸毓青還是學生模樣，那村農因毓青才名高了范天星。答應他的請求，隨又問起他們的姓名，到此何幹，范天星就把毓青所告的話，替他報名，說這是保定城裡河務局黎局長的少爺，我是他家僕人，因為跟少爺到大魏村探親，半路遇見路劫，把行李都劫去，連我的衣服也剝了，經我央告半日，才把少爺衣服留下，又換給我這件破棉袍，我們趕着奔回，到這裏少爺實走不動了，才進來討口飯吃，你們這樣待承，將來黎科長必要報答的，范天星這一信口開河，原本只想博那村農的敬重，多騙些吃喝，却不想後來有了用處，說着又問那村農姓名，村農答說姓高，名叫老起，又告訴這小村叫高台子，只十幾戶人家，全都姓高，他本人種着二十幾畝地，收成將夠三四口生活，因為地勢高，不怕潦，只是三年兩頭鬧旱，一旱就是飢荒，說了一會，范天星討盪熱水喝，也盪在毓青身旁睡了一覺，醒時日已過午，他翻身坐起，推了毓青兩下，叫道，

醒啊，天不早了，叫了幾聲，不見答應，轉臉看時，才見毓青面如紅布，鼻中呼吸甚粗，伸手摸摸額上，竟燒得像熱鍋邊一樣，不由失聲道，哎呀，怎麼病了，隨又推了幾下，毓青只昏迷不醒，原來他兩日來所受的飢寒勞苦，已釀成病根，潛伏在內，在這熱炕上一睡，竟而被蒸炙得發作起來，病勢看着很兇，范天星本是熱腸漢子，雖和他素不相識，但因有小玲子一層姻緣，又看他年幼，不免發生憐惜稚弱的心，當時急得亂轉，知道毓青病倒，不能再走了，只可仍央求主人，借一間房居住，等他病好再行，那高老起因知毓青是位少爺，又是病得實任不輕，既不敢也不忍把他們推出去，就無可奈何的答應了，范天星摸索毓青衣袋，尋出三元現洋和幾十銅元，就把兩元給了高老起，作為房飯代價，並許他將來從豐酬謝，高老起才高興了，和他的老婆很盡心的伺候，但在這僻壤荒村，既無醫生，也無藥店，范天星空望着毓青，沒法可治，只好聽從高老起的話，尋來一點冰糖，煮了盃綠豆湯，給毓青吃下，到夜覺雖出了些汗，仍是昏迷不醒，范天星連守了兩天，他心裏有着急事，無端被個小孩子絆住，看毓青情形，還不知何日全愈

，待拋下不管，又覺良心難安，待再守下去，又懸念翠仙，急欲知道生死消息，真是去住兩難，急得唉聲歎氣，裏旋外轉，到第三天實在忍不住了，才想起主意，打算把毓青留在這裏，自己奔到保定，先給他家裏送信，教派人來接，交代了這一頭兒，再去辦自己的事，但毓青未曾說過家中住址，范大星就背着高老起夫婦，暗地搖喚毓青，想向他詢問無奈毓青神智昏昏，便喚醒了也聽不懂他的話，口中胡亂說着囈語，范大星實在沒法，就在第四日早晨，向高老起說明，這般耗着不是辦法，自己打算先回保定，向主人報信。主人必親來望着，你可好好兒照顧病人，我們主人絕不虧負你的，高老起聽了以為正該如此，就問他幾日可回，范大星道，至多四五日，又叮囑他務必盡心，高老起應着，又叮囑他務必早來，范大星把毓青僅餘的一元錢，也給了高老起，便告別自奔保定了，毓青獨自留在這裏，高老起夫婦倒很用心伺候，毓青沒有醫生診治，只把身體交給病魔，任其蹂躪，所幸年少氣足，把昏睡當作唯一藥劑，過了七八日，病魔在他身體內已折騰盡興，漸漸消散，他才得了轉機。有一日居然清醒了，看見土房的屋頂牆壁，倒把實境當作幻夢，一點記不起怎樣

到了這裏，看見高老起夫婦，也不認識，但這時高老起夫婦已急壞了，因為范天星已過了所定期限，還未回來，時候却到了年底，轉天就是除夕，新年新春，家中竟躺着個陌生的病人，多麼煩心，但也沒法把他給攆出去，高老起終是個老實的鄉人，心裏雖很不快，却還記着范天星的話，知道毓青是位少爺，若慢待了他家人來時必定不依，而且還希冀着酬謝，所以雖因范天星逾限未來，感到煩惱，但也不過背地嘟囊。對毓青還是不敢怠慢，及見毓青清醒，自然不免詰問他家裏怎還不見來人，毓青却仍神昏舌澀，不能回答。高老起也無可奈何，直到新年後七八日，毓青才恢復了幾版，有氣力說話，但已瘦得不堪了，聽高老起說范天星已在十餘日前去了保定，至今大約未回，心中甚為焦灼，抱怨他不該把自己拋下不管，但轉念范天星本無交誼，只是道途邂逅，能這樣關照，已很不錯，何況他還有切身的事，不能儘為自己耽誤下去呢，但他既說到保定去給自家送信，怎去了半月多，還沒回來，莫非他不知住址，沒法找尋，但我曾告訴父親作事地方，可以打聽啊，只怕范天星是先去辦他自己的事，遭了什麼變故，就不能給我

透信了，否則就是父親已經知道逃學的事，對我深惡痛絕，不肯再要這個兒子。范天星自去送信，家裏也不肯管我了，毓青想着心中憂惶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說也奇怪，他起初本把性命看輕，決意自殺，但自被小玲子相救，又遭逢許多坎坷，鬧了一場大病，到這時竟不知怎麼，把勇氣全失，反而變成怯懦，莫說再行自殺，連想也不敢想了，只覺家中情味可戀，雖然父親嚴厲，繼母陰險，也比在外面流落強勝多多，此後寧願死在家中，再不往外跑了，這就是心理的變化作用，所以有些心理學和犯罪學的書籍上，嘗說自殺只由於一時的勇氣，若一遲延，就要轉為畏怯，不能實行，譬如有些犯了大罪的人，自知罪孽深重，法網嚴密，萬無倖逃之望，便在犯罪以後，趁着胆氣未喪，立即自殺，便避免了許多痛苦，但若過了這時機，再想自殺就辦不到了，所以有些罪人，經過多日的奔波逃竄。畏懼憂疑，精神上比死還苦，而終於不能自行引決，仍落入法律的巨手，受那斷頭之刑，這就因為勇氣已喪的原故，雖有較好的路，也不能走了，毓青也是一樣，在這病後，不但再想不到自殺，而且拋開原有的羞恥畏懼，只惦着回家去了，高老起

問他家中人因何不來，毓青既不好把自己實情對他訴說，只好含糊着說，也許范天星在路上遇着什麼事故，未能到家送信，就央告高老起，把自己送回家去，高老起想想也無別法，但毓青身體尚極軟弱，不能起行，只可約定再過幾日，等毓青稍為健壯，范天星還沒信息，就由高老起相送回保定去，但要求必須重重酬謝，毓青真不知父親對自己這沒出息的兒子，是否肯破費錢財，但也只好胡亂應着，高老起一聽，覺得毓青父親既是個官兒，必然很闊，自己把他兒子送回，功勞甚大，至少也得酬謝幾百銀子，眼看發財在即，也就捨得下本錢，居然到別村趕集，買了二斤羊肉，又把自家養雞所下的卵，都拿出來，給毓青作菜作湯，以為病後將養，又過幾日，到了正月十三，毓青已能下地行走，只是體氣還很虛弱，高老起心裏急於發財，就催詢毓青能否登程，毓青也急着回家，就答應可以走了，但必須坐車，步行還是無力，高老起就定規在次日起身，因本村貧瘠沒有車輛，只向隣家借了一匹小瘦驢，到了次日早晨，毓青吃了早飯，便和高老起一同出門，上了小驢，高老起還怕他病後畏寒，但沒有富裕的衣服可借，就把一幅舊被，

給他披在身上，毓青謝了主婦，便騎驢走下去，高老起拉着嚼環，像個趕脚人似的在步下行走，這時候雖保定不過七八十里，毓青來時，因在驚惶疲困之中，所以走了半天一夜，現在騎着牲口，一直趨行，這七八十里路，只半天多便可以到了，又值天氣晴和，走在路上頗覺暢快，但過了中午，毓青漸覺病軀不禁顛頓，也只好忍耐着，高老看起他的情形，就在中途進入一個村莊，向農家討了盃水喝，一打聽這裏名叫南大冉村，雖保定城只有二十多里，那農家聽他們要進城，就說城怕進不去吧，毓青正坐在牆根歇息，聞言一驚，便問怎麼進不去，那農家說，聽說昨夜城裏鬧亂，響了一夜的槍，今天四門緊閉，不許人進去，早晨我們村裏有人進城，都給攔回來，毓青聽着不信，心想我怎麼這樣倒運，今天回來，偏巧就遇昨夜城裏鬧亂，想是村人傳聞不實，信口亂說，高老起也不信農人的話，就又上驢同行，走到夕陽西斜，已隱隱望見保定城，毓青心中大動，覺得少時便可回到家中，重親骨肉，結束了流離的生活，但又不知父親對自己持何態度，他是因自己多日失迷，思念欲狂，只盼歸來，不再計較既往的過錯呢，還是被繼

母盤感，更加深了憤恨，已把我設置諸度外，便回去也不肯收留了呢，想着心中惴惴難安，但毓青那裏知道，南大冉村的農人，說話並非虛謊，保定城確實昨夜鬧亂子，而且這場亂，跟他的那場病，都和他的命運有關，倘若他不鬧病，在年前隨范天星回去，便不被父親打死，也得被驅逐出來，若是他的病早好兩天，在鬧亂以前回去，也是照樣，只有到鬧亂以後，才能得家中收留呢，然而毓青不能自知，走到南關，果然見城關緊閉，城上佈滿兵士，如臨大敵，城外街上房屋有些被燒毀了，沒燒的也都關門閉戶，不見人影，毓青大為詫異，才上橋，已聽城上的兵喊喝快回去，過來就開槍，二人急忙退回，毓青暗自叫苦，抱怨老天和自己作對，却不知正受着老大加護，藉這場亂給他開了歸家之路，當時只得離開城關附近，二十商量，既不能進城，也不好回高家台，反正城門必有開時，只好尋個地方等着，幸而高老起身上還有一元多錢，也是范天星所給，便在離城二三里大路旁一座野茶館裏借宿，這野茶館也是農家，在路旁高坡上蓋了三間房，前面搭着罩棚，用磚壘成幾條長桌，在夏天生意興隆，除了賣茶，還有涼麵

饅，雞蛋燒酒等類東西，供過往行人飲食，有些逛青放鷹的人，也愛在這裏流連，但到了冬天，就得縮小局面，只在房中預備茶水，乞飲行客也就很少了，還是毓青想起這個茶館，和謝老起去到那裏，向主人商量着，給了六十個銅元，作兩人一飯一宿之費，主人因知他們進城被阻，很和氣的答應了，就勻出一間房給他們住，二人歇了一會，到黃昏時，和主人妻孥同吃了一頓薄粥淡飯，飯後主人銜着烟管，和他們談昨夜亂事，毓青就問他詳細情形，主人也知不清楚，只說夜間才過定更，便聽見北面起了槍聲，愈來愈密，跟着又起了火光，上房去看，好似在南關一帶，到三更後，忽然槍聲更近了，好像要奔到這邊來，嚇得家裡人都抱着東西，逃到野地藏着，幸喜過一會那聲音又聽着遠了，好像奔了西北，這才放下心回家，到天亮時，上城邊探聽，只見城外有幾家着火，城門關閉，不許人近前，聽人說是鬧了兵變，可不知怎麼變的，毓青還不知兵變是什麼意思，聽着只是納悶，但這次兵變，莫說是他，就是有學問的成年人，在當時也莫測高深，原來這古城中的一宵紛擾，並非局部問題，而是關係

全國大局和近代歷史的原來在民國初建之時，有個最有潛勢力的大員，佔據中樞，明裏是爲清朝盡力，暗地和民黨聯合，結果逼得幼主退位，民黨中人因他勢力龐大，也不能不利用他，於是他就假借機緣，作這第一任的正式元首，但民黨中人看出他居心叵測，恐怕將來不可復制，就要求他遷都南京，離開北方的勢力根據地，他在表面上義不容辭，心裏却萬分反對，就指使手下將官，唆令軍中起變，這樣便可以向民黨中人推托，說北方必須自己坐鎮，現在只一傳出遷都消息，便已船心浮動，生出亂端，倘再實行，更不知伊於胡底，民黨雖也知道出於他的詭計，但已無法堅持，由此把遷都之議打消，這大員雖然得到勝利，却不知殺害若干生靈，糜爛幾許地方，而且由此授人以柄，開了軍閥專橫，犯上作亂之端，到數年後，他本身也自食其報了，只說當時，這大員所指使的第一個心腹大將，便是駐保定的金次山，金次山得到命令，便令手下幾營兵士發動劫掠，所以保定最先在正月十三日遭劫，天津還較後一日，真是庚子拳匪以來未有的劫數，至今保定人提到正月十三，天津人提起正月十四，都要色變心驚，比任何紀念日都印

象深刻，毓青由高家台回家，偏偏趕上這千載難逢的日子，在他自然深恨造化弄人，却不知正是福星高照，走了轉禍爲福的好運，但這好運，只是他自己的，家中却遭了大禍，因爲這場劫數，已把他的對頭給消滅了，當時毓青和高老起在野茶館中住了一夜，到次日早起，高老先到城邊探看一下，見城門仍舊關着，只得回來，又拿出些錢央主人作頓飯吃了，相對愁嘆，想不到離家咫尺，竟困在這裏，城門不知何時才開，若再耽延一兩日，囊資用盡，這茶館更不能再住，只有出去露宿風餐了，幸而過了正午，主人由過路人口中聽說城門已開，忙來告訴他們，毓青大喜，便謝了主人，和高老起出門上驢，直奔南關。果見城門開放，出入的人絡繹不絕，但城門洞仍有兵士檢問，二人走到近前，兵士見是一個鄉人，一個孩童，只問了兩句，便放進去，二人進城，見街市也有幾家被燒，大面看來，好像損失尚不甚重，但他們那知搶掠得却極厲害，幾乎沒幾家幸免，所以路上行人，多是愁眉深鎖，極爲悽喪，毓青離城裏，已將匝月，今日歸來，看昔日常嬉游之地，已覺恍恍如夢，再看着街上的情形，更有歷劫重來之感，當時走了不

遠，已到了王子衙的街口，毓青教高老起拉驢轉彎，心中不禁又跳起來，覺得步步距家近了，到家將有如何遭遇，却是不可逆料，就和賭錢的人，把關係生命前途的財產，全押了孤注，不知是紅是黑，是勝是敗。寶盒已將揭開了，這時的心裏該是如何忐忑，走着又一轉彎，已到袁老頭兒的雜貨鋪門前，袁老頭正在門口收拾破爛的門板，看樣兒也遭了搶，他一見驢上的毓青，大驚叫道。這不是黎少爺，你怎麼這樣兒，上馬裏去了，你快回家。你家裏……說着又咽住了，毓青只覺自己逃學的事，必已被街鄰全知道了，故而看見袁老頭兒，很覺羞恥，只點點頭兒，也未說話，一直走下去，耳中聽他說到最末一句，以爲必是說自己家中正着急尋我，若是家中真因我失縱而着急，可見父親還沒把我置之度外。想着心中一鬆，就向高老起道，你看，就是那個路南的大門兒，高老起便拉驢緊走幾步，到了門口毓青向門內一看，立刻就怔了，只見大門開着，門旁立着一根木棍，棍上掛着白紙錢，毓青只疑認錯了門，忙向左右瞧着，看明確是自己的家，及至轉回臉來，又看見門旁牆上貼着張白紙，上寫黎氏之喪，毓青頭上轟的一聲，幾乎從驢

上跌下，隨聞高老起叫道，這不是死了人了，是你家麼，毓青昏憒中心想可不是死了人，但不知死的是誰，若是父親，自己絕沒法再活，只有跟了他去，想高老起已扶他下了驢，他才扶著門楣，就微微地要說自己先進去看看，請她稍候，但出口，已見黎厚甫從裏面走出來，面光憔悴，步履蹣跚，好像老了十年，衣冠不整，怔怔科科的望外走，毓青看見，才知道父親無恙，不由失聲叫了出來，黎厚甫也已看出毓青，好似大吃一驚，張着嘴倚在旁邊牆上，眼睛好似要努出來，顫顫地舉手叫道，你……你……毓青……你怎樣兒，你上那裡去了，說着淚如雨下，毓青見父親流淚，不由生出孺慕之感，就踉跟奔過去，抱住父親，也嗚嗚哭起來，黎厚甫這時竟現出向所未有的慈愛神情，用手撫着他道，你先別哭，快跟我進來，說着就拉他向裏走去，毓青這時也忘了高老起候在門外，自隨父親進去，一入院內，便見迎面上房的門，都已打開，門內停了一口棺材，也是白碓兒，尙未上漆，不由呀的一叫，指着問道，怎麼了，那是誰……黎厚甫一聽，就失聲哭道，你的娘沒有了，毓青在初見父親時，已意識到是繼母故去，因為除了自己，

家中更無第三人，既不是父親，當然是繼母了，但這時聽父親一說，也覺心中一震，跟着哭起來，便問怎樣沒有的，黎厚甫只說聲別提了，便拉毓青經過棺材旁邊，直入房中，毓青不由想起在野廟所見的棺材，心中悚然生懼，及至到了房內，見裏面什物紛亂，箱篋都傾倒殘破，黎厚甫拉毓青坐在床上，悲聲說道：「孩子，你上那裏去了，孩子你若再不回來，我也快死了，一家總那三個人，你跑沒了影兒，你娘又喪了命，剩我一個還活什麼意思，咳，你倒是上了那裏，怎麼瘦得這樣兒，在外面受了什麼罪，毓青自從記事以來，從未見父親這樣慈和，而且只慰問自己的苦楚，並不提過去的過惡，心中十分感動，本來想先問繼母因何亡故，這時竟忘了，就歎歎著把自己的一切經歷，全都說了，黎厚甫聽她說因被葉作民偷去學濟，以致畏罪奔逃，不由齒痛恨，又抱撼毓青太渾，這事本來不怨你，怎不明說，倒因循耽誤，到頭兒還要投河呢，毓青吃吃道：「我不敢說，黎厚甫聽了，又流下淚，點頭道：「我明白，那時你若說了，我絕不會輕饒你的，這都是後娘的原故，我是被她調唆壞了，也不知怎麼那樣愛聽她的話，不瞞你說，在你

逃跑以後，我上學校打聽出逃學的事，回家又氣又急，打算各處找你，你娘在旁只說破壞話，冷我的心，我就更恨上你，覺得這樣沒出息的孩子，還要他作什麼，再加她時時用小扇子搵着，我更狠了心，就決定不但不去找你，就是你再回來，我也要趕你出去，所以你若在前兩天回來，我準得作出狠事，斷了父子情分，任你上外面流落，真是有後娘就有後爹，可是有她在着，我總不能想得這麼明白，現在幸而：咳，我這樣說未免對不住死鬼，只是她也太奸心了，她不死，我還出不了迷魂陣，就在前天夜裏，鬧了兵變，有大兵兩次砸門，都沒弄開，到第三次，他們喊着要放火，我只好把門開了，滿想拚着把東西搶個乾淨，不致有別的事情，那知他們一進來，就把廚子打倒了，我也挨了一槍托，差點把肋骨搗斷，跟着就進了上房，不止搶東西，還作缺德的事，我起初覺着你娘也是三十多的人不致於有什麼危險，那知偏巧在夜裏十二點鐘，：咳，我見那羣大兵進了上房跟着就聽你娘在房裏喊叫，我往裏一奔，就又被踢到台階底下，以後就不用說了：說着又頓足歎息，毓青聽父親說繼母已經三十多歲，原可不致有險，只爲在夜裏十二點鐘，這話說得很糊塗

，若早有人聽了一定莫明其妙，但毓青却很明白繼母的习惯，她每日總是打扮得大方老到，樸素淡雅，一切都像個作家的中年婦人，但一到夜裏，關上堂屋的門，就要重整夜粧，打扮得妖艷非常，好像換了個人，毓青因和她住連房，曾看見過幾次，有一次見她居然梳了一條大辮子，纏着齊眉穗，穿了一身粉紅，宛然十七八歲的大閨女，又一次看見她改了男裝，却塗了滿臉濃脂厚粉，毓青雖是小孩兒，也能明白她是故作妖冶，藉以迷惑父親，所以這時一聽父親的話，便明白當時繼母必已改了媚夜之粧，自然分外惹眼，被大兵調營兒，又豈能倖免呢，現在雖覺她是遭了報應，但心中也很慘痛，只呆呆望着父親，忽歔甫嘆息兩聲，又道，我倒在台階下，急死又醒過來，不知過了多大工夫，那羣大兵才都帶東西走了，廚子把我扶起，我進上房一看，咳，簡直不能提了，你娘也不說話，只閉眼流淚，我也沒甚可說，只得替她蓋上被子，出來吩咐廚子，把門關上頂好，才又回到房裏，跟她說了幾句話，她也不開口，我身上疼得難過，也就躺下歇着，過一會竟迷糊睡着了，等到早晨，忽然被人驚醒，原來咱家的杜媽，夜裏藏在廚房煤坑

裏一直潑敢出來，人們也沒理會，直到了早晨，杜媽聽外面安靜了，才走出來，進到上房一看，只見你娘脖子上插着把小刀，血漬從床上流到地下，才喊叫起來，我驚醒一看，才知道她在夜裏趁我睡着，偷着掙扎起來，開了桌上抽屜，拿出那把德國來的折柄小刀，自己抹了脖子，那刀夠多快，只一抹氣管食管就全斷了，咳，別提多麼慘了，我當時差點急死，還虧廚子和杜媽勸着，先儘辦事，等到午後，街市上平定了些，才出去買來棺木，叫槓房趕着把她裝殮了，到入完了殮，家中只剩我一個人，自己倒在床上，一夜沒睡，輾轉思量，才回過味兒，覺得你娘這樣慘死的，不是無故的，她太好巧了，和我的前妻……就是你的親娘一比，簡直差之天淵，你親娘在世時候，親戚朋友，就連街坊鄰里，沒有不和的，家中總是熱熱鬧鬧，到你這繼母進了門，親戚斷親，朋友絕交，街坊也都生疎得很，只說你親娘去世時候，有多少親友弔唁幫忙，簡直用不着我操心管事，現在她死了，想找個幫忙的都沒有，真是人不能跟人比，你繼母把所有的人都給得罪了，就不是她直接得罪，也暗地調唆我跟人家冷淡，弄得鬼也不上門，她好像永遠用

不着人，只哄住我就夠了，連一個獨生的兒子，她也招不下，調唆得父子成了仇人，孩子逃學，自然不好，可是不能全怨孩子，我被她蠱惑得失了本性，對孩子沒一點情義，素日不理不睬，有錯兒就胡捶亂打，小孩子懂得什麼，家裏沒人關心，沒人教訓，在外面還會不胡作非為，到作了禍兒，又怕父親嚴厲，自然要跑，倘然我能對孩子好些，絕沒有這事，可恨我真被她法怒得昏了，自己生的孩子，才只十五歲，丟了竟不尋找，還硬着心說回來也不收留，這是那道父親，還有絲毫天性人心，怎麼對得住孩子和他生身的娘呢，現在她已死了，我才知道她的罪惡。倘若還是活着，我還不能這明白，這也是報應。教我這老昏君變成孤鬼兒，永世淒涼。若是當初不受她蠱惑，對孩子盡作父親的責任，孩子絕不會跑，這時她便死了，我有孩子作伴，還不致太難過啊，我這樣一想，可後悔死了，直哭了一夜，今天早晨起來，就打算尋人把棺木先送到城外廟裏寄放，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，暫時也不必舉動，我辦完這事，騰出身子，就向局裏告假，上各處尋你，苦尋不音就死在外面不回來了，我一個人就活下去又有什麼意思呢，不想請來

陰陽生一看，今天是四絕的日子，明天也不相宜，至遲得後天才可以出堂，我只可再忍兩天，方才正在這兒難過，忽然心裏一陣發亂，在屋裏坐不住，就走出看看，不想正看見你回來，天呀，這也是老天可憐我，你居然回來了，可是怎麼瘦得這樣，你還沒說完呢，快告訴我，以後怎樣，毓青聽着父親的話，不禁淚流滿面，但心中却覺安慰，知道父親已完全悔悟，從此可恢復父子恩義，享受家庭幸福，再不愁有人離間了，不料前夜一場禍變，倒給自己造成這新局面，自己雖不忍以繼母之死為快，但她若活着，自己絕無回家之望，便在劫數日歸來，也得仍被驅逐出去，想着心中酸甜苦辣，不知是什麼滋味，就拭着淚又把自己經歷的後半段事說了，但對於小玲子的愛情事件，却給掩飾了不少，只說自己跳河，被小玲子攔阻，問知原故，就給領到店內，和他母親翠仙相見，翠仙因知自己不能回家，便暫且留在戲班作事，不料當夜有人送信，說馬奉九要派人來搶翠仙，戲班全體倉皇逃走，自己就跟着跑出去，以下的事便都實話實說，黎厚甫聽着，忽驚忽喜，忽起忽坐，忽而頓足，忽而大叫，毓青說到自己被戲班拋下，夜宿

古廟，遇見鬼魅，幾乎吓死的事，才想到范天星，便問說可有個姓范的到家來送信。黎厚甫答說沒有，毓青很是納悶，說那范天星很是熱腸，怎會沒來，也許只顧他自己的事，把我給忘了，黎厚甫却不理會。仍問以下如何，毓青便接着說到高家台子害病，范天星不能久待，把自己拋給高老起，幸而得他調護，直到現時病好，又給送到家來，說到這裏，才猛然想起高老起還在門外，不由跳起叫道，人家還在外面等着，這麼大工夫，也沒讓進來，黎厚甫已聽明白了，也深覺抱歉，就一同出去，見高老起還在門外，拉着驢蹲在牆根，毓青忙說我只願跟我父親說話，把你忘了。快進去坐坐，黎厚甫也隨着相讓，高老起還說我不進去，拉着驢呢，還是黎厚甫教他把驢拉入院內，繫在柱上，才讓入廂房裏坐，又吩咐廚子給他作飯。但高老起腦中已印定毓青的父親是個官兒，很是偏促不寧，坐也不敢坐，話也不敢說，又由他父子口中得知家內新喪人口，又遭搶，就更坐立不安，只要告辭，黎厚甫留他住一夜，他只不肯，及至飯熟了，還是黎厚甫躲開，單由毓青陪着，才吃了一飽，飯後又一定要走，毓青只得和父親商量給他酬謝，黎厚甫本

欲重謝，無奈家中財物多被搶光，只好湊了五十元現洋，和一付包金鐲子，幾件皮棉衣服，送給了他，還說了許多抱歉的話，但高老起已是喜出望外，非常滿足了，當時挾着包裹，拉驢走去，毓青父子直送到街口才回，從此毓青便和父親相依爲命，同度劫後時光，過幾日辦完喪事，黎厚甫不願再居這傷心之地，打算還鄉，所以毓青並不繼續上學，黎厚甫告假休養，到三月間，便把河務局的職務辭掉，退了房子，趁着春風和暖，攜子回返天津故鄉，不久又就了天津省公署的科長，毓青也重入中學讀書，成績居然很好，考試常列前茅，但毓青性情較近文學，而且喜歡國學，對於英文不感興趣，這件事很拂黎厚甫的心意，因爲當時正值西風東漸，英國的商業侵入東方，得到堅實根據，業務發達，蒸蒸日上，像天津這商埠地方，新設的洋行更如雨後春筍，日有增加，因此便需要善英語的中國人，作爲助手，有許多作剛白度的都發了財，即使在洋行的小職員，所得薪金，也比別種職業優厚，其實只是因爲東西錢幣價值的不同，生活高低的差異，並非真的優遇，例如在英國的最下等苦工，每星期工資也得一鎊，而洋行主者給中國職員

規定每月薪金只有三鎊，實際比他們本國苦工還不如，極盡剝削虐待之能事；但這三鎊到了中國，便能合到七八十元，在物價低廉的當日，竟是很可觀的數目了，別個國家的行頭，也是大致相同。於是中等以下人家的子弟，都希望進洋行作事，拼命去學英文，鬧得一時成了風氣，好像都忘了本身是中國人，細想起來，那時才是中國真正的亡國危機，若不是白種人也家務不和，互相敵對，漸漸造成第一次大戰，使商業遭逢打擊，同時亞洲又有強國興起，在精神上物力上，都能抵住了西方的狂風，使國人減低西人神聖的觀念，知道不是永遠可靠的，像歐洲一個最強的國家，因為打敗了仗，在遠東的商業幾乎全滅，凡是學那一國文字的人，都弄得失業挨餓，因而聯想到英語也同樣有此危險，才把狂熱的風氣衰歇下去，否則若一直那樣舉國風從，恐怕中國文化，早已消失無存，整個變成英國的次殖民地了，黎厚甫處在那種時代，今天見張家的兒子進了洋行，月薪八十元，李家的少爺考入海關，月薪一百，那時的海關郵政，都被西洋人把持，當然注重英文的，黎厚甫看着不免眼熱，他希望兒子也能那樣得到優異而穩固的職業，自己

不但面上光耀，而且可以老來無憂，但毓青竟和國學有緣，不喜英文，黎厚甫時常苦口相勸，百端設諭，對毓青說，你眼看要出去作事了，爲什麼不選擇一條好路，現在發財露臉的，除了作官一途，就是入洋行作事，作官咱們沒有好門徑，若再不向英文上用功，還有什麼希望，你便把中國文讀通了，也不過落個窮酸，現在用中文的只有學校和報館，報館呢，總共沒有三家，莫說幹不上主筆，就幹上了，也一世別想穿圍圍褲子，學校教員更是苦中苦，幹小學一天叫喊上六點鐘，賺不來一壺醋錢，便幹中學，也是出息有限，你看人家作洋事的，都是什麼體兒，你自己想想，將來願意怎樣，是穿着大皮袍，坐包月車好啊，還是過冬穿不上棉袍，天天挾包兒進當舖好呢，毓青聽了父親的話，自然不能無動於中，但是天生脾氣，一時改不過來，所以由中學卒業，又升入大學，始終只在國學上用功，幸而他對繪畫還特別愛好，曾致力過一個時候，有位在校中授課的名畫家，愛惜他的天才，就收作徒弟，盡心指點，漸漸有了火候，毓青對於繪畫，到不拘執一格，很研究東西洋的畫法，加以融合貫通，給中國舊畫法改了一付新面目，注入

一種新精神，因之漸有出藍之譽，但在這時，黎厚甫也得病去世了，毓青才只在大學上了二年，因父親身後蕭條，家無儲蓄，勢已不能繼續求學，只得輟學去謀生計，幸而他的運氣還不錯，居然得人汲引，入某中學執教，同時因為畫名已噪，不斷有人求索，也可得些不固定的收入，輔助生活，過得還算不錯，又漸漸被人把畫家文學的頭銜，加在頭上，朋友日多，毓青人既和靚，外表又很漂亮，在交際場中，常常得女人垂青，於是在他二十二歲的時候，便和秀葆結識上了，秀葆在初識他時，本是滿口的憐才，滿心的鍾情，毓青自然感激知己，情愛日深，最後便走上婚姻之路，但到結婚之後，這種理想的純愛情生活，只過了不多日子，就不能支持了，起初秀葆還能接受精神上的安慰，例如在寂寞之時，看毓青畫張畫兒，或是讀幾首情詩，也能混過一夜，遇着她不愜意的當兒，毓青講些將來的希望，作虛空的安慰，例如說日後生計寬裕，怎樣佈置家庭，怎樣出門旅行，秀葆也能欣然神往的聽着，但到數月之後，新婚的氣氛消失，這精神上的麻醉劑，便漸漸也失了作用，任他的畫兒比王石谷還好，只給秀葆看着，也抵不住一件新大

衣的需要，任他的詩勝於唐朝的李白，西洋的拜倫，在秀傑聽着，也不如去劇院影場來得開心，而且對毓青的深憐密愛，以前所認為人生最大的享受者，這時也好似吃膩了胃，便是最好吃的東西，也厭棄了，於是日日拉毓青到外面去跑，把時光消磨在娛樂場合，無形中已增加很多銷費，秀傑又漸漸露出浮華本色，見着新式衣服首飾，總得購買，毓青不忍拂愛妻之意，只得竭力供應，不久便拉下很多虧空，眼看非得另謀生財之路不可了，就又兼了一處學課，還是不夠，最後才想到用心血換錢，無奈自己沒有著書經驗，而且當時文人道路很窄，只有一班善於外國文字的人，還能譯書換錢，他這才後悔當初不聽父親的話，深研洋文，到這時連作文丐都不夠資格，但仗着昔日也曾讀到相當程度，多少有些根底，只得臨時用功，多多向字典老師求教，費盡氣力，居然譯成一部文學著作，所幸他國學功夫深邃，能以流俐的文字，掩飾繙譯上的淺陋，想不到竟得到很好的批評，因為自林琴南嚴小陵以來，譯書者習於意譯，出入進退之間，總有可以馬虎之處，而且讀者也沒幾個會用原本對證，只要能自圓其說，使能不露馬脚，第一部有了銷

路，書買便樂於承受，毓青漸漸放大了胆量，就把譯書和繪畫，着作雙重副業，以補教書的不足，但雖然盡力開源，他的收入終有限度，而秀葆的奢望，却沒有盈滿，又加她胸懷大志，極好虛榮，不願被人稱為畫家或文學家的太太，作丈夫的附屬却希望自己獨出風頭，受社會的敬仰，在最早使憧憬着作電影明星，但一直不得機緣，終成夢想，及至結婚以後，她藉着毓青的名望和財力，在外廣事交遊，漸漸結識了許多名閨貴婦，被邀加入票房，學習歌唱，仗着她的美貌和佳喉，竟很快的變成風頭人物，常常被人延請，不是參加義務戲，演唱一齣，便是參加什麼遊藝會清唱一段。她的愛好虛榮，直是傾於天性，雖然受着勞苦，總是樂此不疲，只要能在大庭廣衆之間，受到多人的注目傾心，不管是什麼場合，即使朋友家辦喜壽事，只叫了一堂雜耍，若臨時有人提議請她清唱一段，她也肯夾在大鼓姬和變戲法的中間，出一回風頭，簡直成爲一種特殊的嗜好，和吸食鴉片烟的人一樣，多數人的拍手喝彩，就是她的鴉片烟了，她既在外面出風頭，徹透於浮華世界之中，對於衣服首飾，自然要極力講究，毓青拚命供給，還不能滿她的意

，例如她看慣了別人的鑽石戒指和灰背大衣，無奈毓青經年所入，也不夠買一件的，只得竭盡綿薄，替她買寶石戒指洋貂大衣，秀葆自覺相形見拙，但又不甘寂寞，只好仿效舞女辦法，儘向新奇上講究，時時變換，以求炫新鬥勝，材料不貴而手工極昂，實雖不佳而覺却極夥，這樣一來，反而更不合算，因為每件衣飾，沒有穿過一季以上的，時時都要添作，永無休止，換下來的，又因式樣過於新奇，材料都剪得支離破碎，當舖不肯當，估衣不肯收，只有拋置廢棄，所好不用一時拿出整數的鉅款，但毓青已夠疲於奔命了，而且起初秀葆爲表示愛情，每日出游，都要丈夫追隨在側，便是上台唱戲，也要毓青去作跟包，有時到生疎地方參加表演，毓青不願進去作無謂周旋，就在後門外等候，當秀葆在華燈之下，感到無限光榮之際，正是毓青在暗巷黑影裏，飽受淒涼之時，若是到了熟識的場合，便又得受人指目，周圍都是譏笑的眼光，鄙薄的口吻，稱他爲某小姐的男人，毓青屢次受到巨大刺激，漸把追隨太太，當作苦差，就托詞躲避，好在有詞可托，例如秀葆要他同出，他就提醒說，你不是要作件新大衣，買雙新皮鞋麼，若是要買

，我就必得在三天內趕成一幅畫，或是一部譯稿，才能換錢應用，否則就來不及了，秀葆聽了，自然不再勉強叫他去，這樣推托多次，也就成了習慣，外面的男子，想作秀葆侍從者，多到不可勝數，毓青這一讓位，便有人搶着補缺，秀葆漸漸對他也不感需要了，只教他在家盡力生財工作，不復相擾，所以就造成一種畸形生活，男子致全力於工作，晝夜不息，太太却致全力於娛樂，只把家中看作旅館，把丈夫當作錢櫃，該睡覺時才回家睡覺，該要錢時就向丈夫要錢，除此以外，夫婦直是互不相見，兩不相關，這樣過了將有二年，毓青實在受不住了，才偶然發了回牢騷，作出那篇歌兒，不料竟被秀葆看見，以致惹起婚變，但毓青的歌詞，只是訴苦，並無太過的地方，論理秀葆若稍具天良，稍存憐愛，本可以受到感動的，無奈她在外而已另有愛人了，這原是必然的結果，現在的摩登女性，動不動就抱怨丈夫妨礙自由，丈夫若稍和管束，便是十八世紀的腦筋，把妻子當作奴隸看待，丈夫若稍有猜疑便是思想卑鄙，不解交際的真義，但丈夫若真個一味放縱，不加檢束，日久天長，她必然會作出卑鄙的事來，昔日有個人說，若想陷害

一個人，十分容易，就是給他個經管銀錢的職務，任其所爲，長久不去查帳，等到相當時期，再驟然前去清查，十有八九，能把他送進獄裡，因其日見可欲之物，旁無監督之人，比什麼都危險，任是有把握的人，也不免因着偶然的窘乏，挪用一次但有一次便有二次，終必越來胆量越大弄到無法收拾，女人也是一樣，鎮日在外交際，便是鎮日受人覬覦，受人追求，任是如何心志堅定，架不住魔鬼的數目太多，誘惑的方法百出不窮，又加無人管束，無所畏忌就好比日日單身入虎穴，終必有被虎吃了的一天，所以西洋文明國家的紳士，有想和太太離婚，而不得藉口的，就借題出門去作長期旅行，教太太獨自在交際場行樂，暗地雇個私家偵探，加以監視，結果常能成功，不久便有很好的證據到手，可以提起離婚訴訟了毓青雖不是出於有心，但因事勢所迫，他不得不放棄丈夫的責任，任秀葆自己走向墮落之途結果自然會墮落下去。這時她業已有了愛人，正在厭棄故巢，羨慕別枝，不料毓青恰好授之以柄，她就利用着造成離異的局面各自分手，毓青在她走後，自然頗感淒涼，嘗受撫家之苦，但是沒人絮聒，不受壓榨，也深得無妻之樂，少幹了許多工作，得

到了無限安恬，悠哉游哉，過着舒服日子，才知道居鏢是人生至樂，直欲永久獨身下去，再不和女人交接了，那知道造化弄人，不由自主，他悠哉游哉還未卒歲，竟在一個殘冬的雪夜，無端撞入戲園，消遣時光，不料看見新來打泡的女角范玲珍，覺得面善，正在想不起在何處見過，不料散場以後，竟被范玲珍派人邀入後台，相見之下，范玲珍用話一點，毓青猛然憶起她便是舊日情侶小玲子，不由舊事潮心，倏然回入舊時夢境之中，腦中像銀幕似的一幕幕映出來，同時感懷身世，回首生悲，就像痴了似的，含淚滿眶，說不出話，那范玲珍看着他，面上漸現笑容，但眼眶却漸生紅暈，淚光瑩瑩的淒然一笑，坐在椅上，又把椅子向前拉了拉，和毓青促膝相對，側着臉兒說道，你想起來了，你知道我是誰呀，毓青點點頭，想開口說話，但喉嚨似被什麼梗住，咳嗽一聲才道，我……我在台上便看你面熟，可是始終想不起是誰，你的眼力可真好，居然認出是我，這一恍十多年……范玲珍搖頭嘆道，這倒不在乎十多年，我明白你是把我忘了，……說着見毓青要開口，忙又接着道，這也不怪你，我沒給你留紀念，你心裏懷恨還會長久記着。

麼，暖，我可……從分手那天起，我心裏就覺着對不住你，時時刻刻存在心裏，都成了心病，自然沒個忘記，一見就認識啊，你現在想起那時的事，還很恨我吧，毓青搖頭方要說話，玲珠一笑，又把牠止住了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，

最進步內分泌複製全能補劑

壽爾賜保命

療補虛弱

補助戒煙

x x x

貧血特效良藥

血 的 母

特濃肝精注射劑

x x x

最新化學治療劑

雙 速 滅

主治肺炎，丹毒，猩紅熱，淋病及

一切化膿性疾病

x x x

爾登藥行華北辦事處

興亞三區二號路大陸大樓